自衛隊

一名·民族光榮

四幕劇



宇之題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爲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够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

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爲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鬪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廁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尠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旣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

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念，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有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自衛隊



B♭調　　**秧　歌**　　2/4

"自衛隊"中插曲　　　　　　　　賀綠汀曲

| 223 11 | 0 0 | 222 31 | 223 11 |
嘿　喲 嘿呀　　　　咱們的 祖宗 蓋好了 房啊

| 0 0 | 565322 | 0 0 | 0 0 |
嘿　喲嗬嘿呀

| 661 5 5 | *f* 2223 21 | 661 5 0 |
嘿喲　嘿　呀　風吹雨打 都無　妨呀　嘿

| 0 5653 | 2 2 0 | 0 5653 |
嘿　喲嗬　嘿　呀　　嘿　喲

| 5653 22 | 0 0 | 0 661 |
嘿　喲嗬　嘿呀　　　　嘿喲

| 2 2 055 | 556 1 1 | 223 1 0 |
嘿　呀　如今　流傳了 多　少　代呀　嘿

| 5 5 0 | 0 5653 | 2 2 0 |
嘿　喲　　嘿　喲嗬　嘿　呀

| 2223 12 | 661 5 0 | 5653 22 |
不孝子孫 來拆 房呀　嘿　嘿　喲嗬　嘿呀

自衞隊（四幕劇）

——一名：民族光榮——

時間：

第一幕：一九三九年春

第二幕：距第一幕後一日

第三幕：距第二幕後五日

第四幕：距第三幕後二日

地方：

華北農村

人物：

古老二——農民



菓　子——農村少婦

豹子的娘——農婦

豹　子——農民

大腦袋——農民

四疙疸——退伍的兵，現在是農民

紅眼八三——從前做過土匪，現在是農民

禿　子——農民

大舌頭——農民

農民甲・乙

老尚和——農村裏的小販

史　進——某軍政治工作人員

沈披云——某軍政治工作人員

衞思華——農村中的小學教員
姜　克——某軍政治工作人員
葛　瑞——某軍政治工作人員
古老大——農民，古老二之兄
衞老太太——衞思華之母
衞兵甲·乙·丙
馮寶和——北洋軍閥時代的團長，是四兎逭當兵時候的上司
平　仙——衞思華妻
成五爺——鄉間劣紳
八大八——鄉間土痞
平　沼——日軍少佐
櫻　內——日軍宣撫班班長



獺　尾——日軍隨軍記者

其他：農民農婦若干人

　　兵士若干人

　　日兵若干人

第一幕

傍舞台左後方，是一個橢圓形的大穀倉。

穀倉前面，有小路，通村莊的街道，也通河岸；通常人們從河裏取水，是必然要經過這條小路的。

舞台後部是一條小河，有很高的堤，防備夏天的水漲的。堤上種了許多柳樹，樹已經是很有年代了，因爲是冬天，一切都顯得有些乾枯。

遠處，可見遠山，是夕陽西下的時候。

古老二——一個農民——正向村內張望着，他彷彿很猜疑，有點彳亍不前的樣子，看見村裏有人出來，便躱在穀倉後面。

菓子——一個農村裏的少婦——一向是被人認爲品性不端的，從村裏出來。

古老二　（在菓子背後，躡步潛蹤的出來，打呼嘯）噼——噓——

菓子　（回頭張望）

古老二　喂，菓子！

菓子　是那個爛掉舌頭的！

古老二　（跑出來）菓子，是我！

菓子　（看見古老二，驚喜的）老二，你回來了！

古老二　來的是那邊的？南軍？還是北軍？

菓子　（忽然想起了什麽，變了語調）好幾夜看不見你的影兒，我以爲狠把你啃了呢！

古老二　狠我不怕！

菓子　狠都不怕，你倒怕人？

古老二　那不是人，是兵啊！

菓子　看你這短命鬼，什麼也不懂，現在這些兵啊，是救人的！

古老二　屁，要殺頭的！

菓子　自己的兵，殺什麼頭！

古老二　怎麼自己的兵，南軍嗎？

菓子　什麼南軍北軍的！我看你這個人啊，只配躲在女人肚子上睡覺，到了正經的，一句也沒有了！告訴你，現在是咱們中國人跟小日本打！

古老二　誰教給你的？

菓子　這也用的着教，我早就學會了。

古老二　要沒人教，你學什麼？

菓子　告訴你吧，是葛大嫂子教我們的！

古老二　誰？

菓子　葛大嫂，還是個官呢，現在是文明年頭，女人也有官做了！

古老二　別胡扯吧！我們當家的怎麼樣了？

菓子　你們老大？在村子裏幌來幌去的，神氣的很呢！

古老二　沒有受驚嗎？

菓子　受驚？受什麼驚？告訴你吧，隊伍上的那些兵啊，一個個都像沒出門子的大姑娘似的！

古老二　怎麼，你一點都不怕？

菓子　我怕，我淸水裏出，混水裏進，傳種接後，又用不着我，我怕什麼？

古老二　菓子，我問你，這幾天，你想我沒有？

菓子　想你，你是什麼稀罕寶貝，讓我想！

古老二　沒有良心的！

菓子　良心，（指肩窩）良心在這兒呢？有良心，也不會一個人偸偸地躱在山裏去了！

古老二　菓子，我躱了這幾天，你眞的沒想我？

菓子　還會是假的，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那點兒比別人生的香，長的俊，摟在懷裏，還不一樣是幾棵骨頭，一塊肉！

古老二　（覺得受了侮辱，橫眉豎目的）菓子！

菓子　（也橫眉豎目的）你想幹嗎！

（倆人敵視有頃）

古老二　（和解的）算了吧！

菓子　不算了，還倒貼你幾塊！

古老二　依你說，是太平了！

菓子　（眉毛一揚）又——

古老二　（恨恨地）想不到成老五，倒眞維持住了。

菓子　關成老五什麼事？

古老二　還不是他維持的好嗎？媽的！

菓子　他呀！免了吧，這桌席上沒他吃的菜！

古老二　什麽？

菓子　他現在拜了耗子做老師，躲在洞裏，不敢露面了！

古老二　怎麽？他不是維持會的會長嗎？

菓子　會長，會長不吃香了，現在的天下，是姓衞的了！

古老二　誰？

菓子　衞思華呀！——那個教書先生啊！

古老二　衞思華？衞思華怎麽回事？

菓子　就是這麽回事：姓衞的當了政，陪着老爺們說話兒了！你眼熱嗎？

古老二　人家都說衞思華是個私生子呢！

菓子　私生子又怎麽着，還不是媽媽的兒子。衞老太熬了這末多年，也該享幾天福了！

古老二　哈哈！

菓子　哭什麽喪！

古老二　總算老天生眼睛！

菓子　怎麽着？

古老二　成老五這賊王八，到底也有今天！

菓子　又，威武了一輩子，這可丟了大人了！

古老二　菓子，我很高興。

菓子　這也是活該！

古老二　怎麽？

菓子　活該你兄弟們走運啊！

古老二　（咬牙切齒的）想不到成老五也有這一天，這十年我總算沒有白活，算帳的日子，到底來了！

菓子　（輕蔑的）發什麽瘋，別在老娘的眼面前現世了！（欲下）

古老二　（粗聲粗氣的）菓子！

菓子　怎麽！

古老二　回來！

菓子　…………

古老二　有話問你！

菓子　老二，你會吃飯不會？

古老二　怎麽？

菓子　你拿什麽東西吃飯？

古老二　拿嘴！

菓子　你還曉得呀！

古老二　怎麽？

菓子　這末問來問去的我以爲連吃飯也得等你媽媽教呢！（仍預備走）

古老二（截住她）站住！

菓子　幹嗎？

古老二　我這幾天不在家，你幹了些什麼？

菓子　我呀！串門子，吃飯睡覺，你管的着嗎？

古老二　你看這是什麼？

菓子　拳頭！

古老二　拳頭怎麼樣？

菓子　很硬！

古老二　那就當心，別逗上我的火，我……我打飛了你！

菓子　你配，你要是個漢子，早把成五爺給擺啦！我問你呀老子，爺叫人家給害了，這十年你們幹了些什麼？弟兄倆個一對濃包，眞是張飛拿耗子，大眼瞪小眼，屁辦法沒有。纔一聽說人家倒台啦，馬上就寫狀子，上呈文，別丟人啦！

古老二　誰寫狀子，上呈文啦！

菓子　反正是你們家的人，還會是我家的人嗎？去問問你們古老大吧，怕呈文都已經遞了呢？

古老二　你個婊子——眞想跟我分家呀？

菓子　還沒提媒，就想嫁了！別在我眼面前扯臊了！

古老二　你好——

菓子　自然是好，不好，人家就給錢？

古老二　我吃了你！

菓子　你呀，省點勁，留着爬山吧，別叫我笑掉了牙！還有臉充好漢，兵還沒露面，就跑的沒影兒了！先前到拿你當個人，現在纔知道你是個狗。我呀，那一輩子瞎了眼，錯認了人，呸！

古老二　我知道你是皮肉子發痒了！

菓子　你敢！
古老二　（撲上來）我打你個婊子！
菓子　（也準備好姿勢）動動看！
（正是這時候豹子的娘，豹子，大腦袋，擔筐提簍，鬧嚶嚶的上）
古老二　（鬆下來）你等着吧！
菓子　我等你一輩子。（跑下）
古老二　菓子！菓子！
（但菓子已經跑遠了！）
豹子的娘　（連顚帶跑的）豹子！掃帚掉了！
豹子　（擔着挑子沒好氣的）掉了就掉了啵！
豹子的娘　（把掃帚放在簍裏，一面埋怨的）你看這孩子，可是過日子的樣，一把掃帚，要一大把高粱稭，加上細麻繩，怕十個銅板還買不到呢！唉，這末大了，一點好歹也不

豹子　懂！你懂好歹！

豹子的娘　袋大叔，你瞧，這孩子眞有樣，當着叔叔伯伯的面，一點規矩也沒有，就這末傻頭傻腦的，這我要斷了氣，看你可怎麽活啊。

豹子　不活就不活！（並且賭氣的把挑子摔在地下）

豹子的娘　當心，看碗砸碎了！還沒到家門口，你怎麽就不走了！

豹子　要走，你自己挑着，大爺不伺候，看膀子都壓斷了！

豹子的娘　我要能挑，還用的着你，廢物點心！（但也沒奈何的坐下來了！）

大腦袋　（和老二招呼）老二，你早回來了！

古老二　回來了！

大腦袋　村子裏怎麽樣，不要緊吧？

古老二　不知道！

大腦袋　兵走了沒有？

古老二　（大聲的）不知道！（向菓子去處奔下。）

大腦袋　（摸不着頭腦）今天老二怎麼啦！

豹子的娘　（撇嘴）今天哪，月母娘娘不在家，他的胃口倒啦！

大腦袋　這是什麼話？

豹子的娘　什麼畫，壁上掛，你難道還沒看見！

大腦袋　菓子呀？——

豹子的娘　（急忙去附上大腦袋耳邊，神情猥褻的唧咕了一會。）

大腦袋　（點頭）哦，哦，眞的？

豹子的娘　還會是假的！

大腦袋　（尋思了一會，有所悟的）又，準是這末回事！古老二這回跟大夥兒逃反，幾天沒回來，菓子這個騷貨就耐不住，給大兵們睡咧！（這時古老二又回來了，他像是追

菓子，沒追上，所以一肚子沒好氣。但大腦袋沒看見，依舊講下去。）哈哈，古老二天天打雁，這次被雁啄瞎了眼了！

古老二　（冷不防一把把大腦袋抓過來）你放什麼屁？

大腦袋　（驚惶失措）啊——我——我——我——我說——你還沒回家呀！

古老二　講話留點德，要不——你看，我把你的大腦袋擰成小腦袋！

大腦袋　（哀告的）老二，咱們弟兄還過這一套嗎？

古老二　哼（放掉了他。）

豹子　（竊笑，）嘿嘿！

古老二　笑什麼？

豹子　（不響了，古老二自另一路下。）

豹子的娘　（看見古老二走遠了）眞是一物降一物，豹子這孩子，可就怕他們老二——

豹子　（在旁邊答言）我纔不怕他呢！

豹子的娘　他就是你的天王老子！你不怕他，怕誰？

豹子　（如若無事的）我怕他的拳頭！

大腦袋　人家都說老二的拳頭硬，我看哪，也不過這末回事，他的胆子頂小，一聽見兵來了，比誰都跑的快，他們老大拉都拉不住。躲在山窩裏——還聽的亂哆嗦！我看哪，也難怪，菓子這騷貨，養個十個八個的，還在乎？現在兵走了，他又回家充漢子了！

豹子的娘　啊呀，豹子，咱們快回家吧！

豹子　回家就回家！

大腦袋　沒個準信，你們就敢回家！

豹子的娘　不是說，兵都走了嗎？

大腦袋　誰說的？

豹子的娘　你纔不是說嗎？

大腦袋　我？我沒有——

豹子的娘　看你這個人，就這末草包——

大腦袋　我——嘿，四疙疸來了！

豹子的娘　那兒呢？

大腦袋　那不是，河裏冰上。喝，他一個人撈那麼個大扒犂；那一大包是什麼，怕那是老袁頭吧！

豹子　我看看，我看看，呸，一個破口袋！

大腦袋　你懂什麼？袁頭在口袋裏面呢？

豹子的娘　他撈着扒犂到那兒去了！

大腦袋　還不是販私貨——也許是躲反去了！

豹子的娘　他纔不用躲呢！他在軍隊裏有很多朋友，他以前幹軍隊時候交下的。在這種兵慌馬亂的時候，他又要發財了。看着吧，只要一太平，八大人那塊地，就是他的了！

（四疙疸從小河裏背着一個破口袋上，像是很吃力的樣子。這是一個在農村裏

很有地位的人物。年輕的時候，也曾經幹過軍隊，後來軍隊不幹了，就回家來種田。他在軍隊裏的時候，是一個很好的礮手，回家來種田，又是一個頭等的農人，憑了他的勞力，狡猾，和經營，他的產業一天天增加起來。他的田從二十畝增加到五十畝，到一百畝。他漸漸在農村裏顯赫起來了，當他的貪婪的眼睛有所注視的時候，人家就會推測着：他的田契又多加一張了。）

大腦袋　老四，你回來了！

四疙瘩　我壓根兒就沒走嗎！你們這是幹嗎？——筐子簍子的！

大腦袋　我們想回家看一看，鍋還在不在灶上啊！

四疙瘩　見鬼，鍋也許還在灶上，鍋裏——可煮着別人的飯了！

大腦袋　有什麼法子呢？離不開呀？躲了這幾天，怕鷄都要不認識窩了！

四疙瘩　你還躭心嗎？兵大爺早給你宰着吃了！

豹子的娘　老四，你說什麼？

四疙疸　我就是說這個——軍隊裏的事，我頂淸楚，當年的吳大師，比現在這些傢伙威風多了，我在大師手下吃糧的時候，也常常玩這一套的！

豹子的娘　很多人都說是自己的兵。

四疙疸　自己的？你甚麼時候跟他們睡了，自己的！連成五爺都被他們關起來了，別說你們！你們這些傢伙，只配吃屎，到腦袋跟頸子分家的時候，就曉得厲害了！（他背的那包裹彷彿很重，他吃力的放在地下，去開穀倉的門。）

大腦袋　老四，依你說家回不了啦嗎？

四疙疸　要是活的不耐煩了，也可以回去！來幫幫忙！

大腦袋　（幫四疙疸把包裹背起來）好重的口袋！

四疙疸　這還是輕的呢，你眼熱嗎？

（他開了穀倉的門，走進去，又小心的把門掩了。剩下大腦袋等，用羨慕的眼睛，望着那個穀倉。）

豹子的娘　（急忙的附到大腦袋的耳邊去，鬼祟的私語着。）

大腦袋　眞的嗎？

豹子的娘　（又一陣鬼祟的私語。）你看，這些日子，他在穀倉裏進進出出的，一定裏面藏着什麽東西？

大腦袋　藏着什麽！

豹子的娘　白的——跟黃的，這還用問！你看那口袋，都快壓死人了！

大腦袋　我不信，他有這末多的金子跟銀子。

豹子　喝，紅眼八三來了！

（紅眼八三上。）

豹子　（唱）紅眼睛紅，竟流濃，一年到頭喝喝喝！

八三　再敢唱！

豹子的娘　（吆喝着）豹子！

大腦袋　八三，到底怎麼了？

八三　什麼——哦，兵啊！好透了！什麼都是老樣子，煞也沒有變。人家隊伍上的，見了人先笑，買東西給錢，還有什麼說的！

大腦袋　沒反哪？

八三　反？沒看見！

豹子的娘　也可以回家！

八三　那自然，傻瓜纔逃呢！

豹子的娘　方纔四疙疸說——

八三　他說什麼？——屁事沒有！就以史主任來說吧，他們隊伍上都稱呼他主任，也不知道是什麼官銜。（這時候，四疙疸從穀倉裏出來，小心的鎖了門）人可眞是呱呱叫，那麼大的官，一點架子也沒有！又會說話——

四疙疸　（突然回過頭來）八三，你亂說什麼？

八三　我告訴他們——

四疙疸　你還是管你自己吧！

八三　豹子的娘也不是外人——

四疙疸　（厲聲的）八三！

八三　這你也管！

四疙疸　八三，我替你瞞上瞞下，瞧了這麼多年，怎麼，你難道忘了嗎？

八三　（胆怯的）怎麼……又往……這上面扯！

四疙疸　我怕你忘了！

八三　纏了我一輩子，我全忘了！

四疙疸　那就好！都是本鄉本土的弟兄——

八三　算了吧，算了吧！

四疙疸　（冷笑）嘿嘿！

（禿子從左邊，大舌頭從右邊，一齊鬧嚷嚷的上。）

（稍後，又兩三個躲反的農民悄悄地提着包裹上。）

禿子　列位，我活不了咧！

大舌頭　鬼跟上我咧！

禿子　我的鷄就要下蛋了——

大舌頭　我的小麥已經發芽了——

禿子　我說我的鷄——

大舌頭　我說我的小麥——

禿子　你說什麼？你？

大舌頭　你說什麼？你？

禿子　我說我的鷄被人家偸咧！

大舌頭　我說我的小麥被馬給踩咧！

禿子　眞是傷天害理呀？

大舌頭　眞是斷子絕孫呀？

四疙疸　（冷言冷語的）你們都看見了嗎？這叫現世現報，總不是我撒謊吧！

農民甲　其實馬踩了小麥，人家大兵已經答應賠了！

大舌頭　賠？誰看到錢樣兒了，沒踩你的，你自然是不心疼。

農民甲　又不是故意，馬溜了韁，人有什麼法子！

大舌頭　馬溜了韁，爲什麼單找上我！你的田就在旁邊，他爲什麼不去踩，單單踩我！

農民甲　那誰知道？我又不是馬！

農民乙　大舌頭，我看你算了吧！人家大兵直跟你說好話，又答應賠錢，這就謝天謝地了！

大舌頭　賠錢有什麼用？誰知道他賠幾個大錢，天老爺在上頭，今年天冷，雪多，小麥的收成一定好的，我正心裏想，去年夏天雨水重，我的東廂房有點漏了，我還等着在小麥上撈一筆，修房子呢！天爺爺呀！

四疙疸　別他媽的碰鬼了！修房子，他們不放火燒了你的房子就是好的！你眞想着大兵會賠你的錢哪，別睡在棺材裏等死了！（他預備下場。）

八三　依我說呀。——

四疙疸　（跑回來）你又說什麼？你想找死嗎？

八三　（不瞞的）咱八三窮是窮，心眼可是直的，要有人想堵住我的嘴——

四疙疸　你怎麼樣？竟想在我眼底下放刁嗎？八三，兵營就紮在村子裏，那滋味不會好過的！

八三　哼！

四疙疸　哼什麼，做過的事，洗不掉的！（下）

八三　（氣哼哼地）小人！總有一天，我宰了你！（望了望大家，沒精打采的自另一路下。）

禿子　（嘴作咕咕聲，東張西望的。）

農民二　禿子，到那兒去？

禿子　我找鷄去！（下）

（稍停）

大腦袋　噲，你們猜，紅眼八三爲煞怕四疙疸？

豹子的娘　（撇嘴）這還用猜，連吃奶的孩子都知道了！

大舌頭　是眞的？

豹子的娘　誰還寃枉他，看他那賊樣，一年到頭的爛眼邊子，擠呀擠的，就是個賊盜坯子！

農民甲　那四疙疸怎麼曉得的？

豹子的娘　四疙疸親眼看見的。四疙疸當兵的時候，抓過他的。——你們難道忘咧，那年大王莊出搶案，金玉盛的小老板，不是給土匪撕了票嗎？那就是紅眼八三幹的！要不是四疙疸心眼好哇，八三早就該坐牢了！

農民甲　我不信，四疙疸心眼這末好！

豹子的娘　不信？八三一年替四疙疸忙到晚，四疙疸連個謝字也沒有，他又不是四疙疸的

孫子，要沒短處在他手裏，牠就肯哪！

（老尙和上）

老尙和　喝，喝，各位老賢姪，恭喜，恭喜，你們都好啊？

農民甲　老大爺，你好！你沒受驚？

老尙和　受驚？沒有，沒有！有那帶兵的是我個親戚——一個遠親，論輩數，比我小，叫我老伯呢！

豹子的娘　眞的嗎？

老尙和　假了管換！老了，老了，倒交了運咧！算命的說我五十九歲交大運，果然不假！說起來是往年的事了，你們這些晚輩，大概沒趕上。村子裏只有老德義還知道這事，可惜他去年也死了。我媽媽生我那天，全村子的人都看見了：一片紅光。算命的說。我大了一定做督軍——

大腦袋　算了吧，督軍倒挑糖擔，滿街裏吆喝着哄孩子！

老尙和　那是我自己不好！十二歲上破了相，你看，這兒，這兒，到現在還有一塊疤！這就糟了，

分明一個福相，破成了窮相，不到三年，爹媽全進了棺材了！

農民乙　督軍只好給成五爺放牛了！

老尙和　那是從前，現在不同了！老賢姪帶了兵，我這個老廢物還不要享幾天福嗎？買煙捲，分明只要五分錢，給兩毛，一子掛麵，平常是四個銅板，給十個。交情嗎？看我老頭子苦，暗地裏就幫襯我幾個，他知道明目張胆的給，我是不要的，我不要那非義之財！

大腦袋　只暗地去偸人家的白菜！

大家　哈哈哈！

老尙和　（面紅耳赤的）這算什麽？開玩笑也得檢時候！告訴你吧！我們老賢姪還要我去帶兵呢！他跟我說：「老伯伯，咱們去打日本呀！」我說：「打日本！」他看我比誰都看的重！你看——！他們來了！那女的是個姑子，姑子作了他的壓寨夫人了！

大舌頭　那兒？那兒？

（衆人騷動中，史進，沈披云和當地的小學教師衞思華上。史進和沈披云都是某

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史進比較穩重，常常深思，不輕易笑。沈披云就比較放縱，喜歡微笑，有時也高聲大笑。）

史進　（打招呼）老伯伯，你好啊！

老尙和　我……我好！你們聽，他問我好！嘿嘿！好，好，好，還能不好嗎？

史進　（開玩笑的）老伯伯，你那煙捲都發霉了，還要賣兩毛錢。再不減價，我們可要戒煙了！

老尙和　（大窘）我，我——那是頂好的牌子！

披云　頂壞的！倒是那掛麵還好吃，就是，也貴了一點！

老尙和　頂——頂——媽媽，姑子！

（衆人竊笑）

披云　老伯伯，你說什麽？

老尙和　我說——我說，我什麽都沒說！你們聽見我說什麽來嗎？

史進　（向衆人走去）諸位，都回來了！歡迎，歡迎！

（當史進走過來的時候，衆人恐怖的竊竊私語，有的就偸着溜走了。）

大腦袋　（支吾的）天快黑了！

大舌頭　天黑的快！

（兩人急逃下）

豹子的娘　（焦急而恐怖的）豹子，豹子，你娘的找死呀！

史進　大嫂子，咱們又不是敵人，幹嗎要走——

豹子的娘　（恐怖的銳叫）啊——（急奔下，豹子隨之。）

老尙和　（見人們都走了，也怕起來）這年頭，人們不敬老了！老了！嘿嘿！

披云　老伯伯，你到那兒去？

老尙和　我回家睡覺去！（也溜下）

史進　（失望的）你看，就這樣？——工作怎麼能進行呢？

思華　他們慢慢會好了的！

史進　我也這末想：可是話還沒講一句，他們就跑了！

思華　他們過去對軍隊的印象太壞了！——史先生，別灰心吧！我跟他們相處很久，很知道他們的脾氣，等等，一切就會好了的，你看，他們不是從山裏回來咧嗎？

史進　我是可以等——

披云　我可不能等了！

史進　怎麽！

披云　眞夠受了！

思華　有什麽法子呢？這是塊處女地呀！

史進　什麽？

思華　我說：這是一塊處女地，還沒有下過種的。他們生活閉塞，頭腦簡單，甚至連日本是什麽，他們也還不知道。前幾天謠言最盛的時候，成老五組織了僞持會，但僞持會

（接上頁）就偽持會吧，那彷彿跟他們毫無關係似的！

披云　這樣的民衆，我們可怎麽辦呢！

史進　我相信是有辦法的。他們不過是沒組織起來罷了！要是組織起來，也一定會成爲一種抗日的力量的！

披云　我可沒有你這種確信！

思華　不，蜜司沈是太悲觀了。只要和他們接觸久了，取得了他們的信任，自衞隊是不難組織的！

披云　自衞隊不難組織嗎？

史進　是的，——披云同志要是因爲我們的努力，在這塊處女地上，建立起農民抗日的自衞隊來，你想，不是要了不起嗎？

披云　你太樂觀了！

史進　你呢？也太悲觀了！

披云　怕是的！要再沒有結果，我眞想要求總隊部，替我調換工作了！
史進　道地的悲觀論者！
思華　奎司沈，講一個笑話，你猜他們叫你什麼？
披云　什麼？
思華　叫你姑子！
披云　對咧！我正想問你，什麼是姑子！
思華　姑子就是尼姑，在他們眼睛裏，你成了尼姑了！
披云　啊喲，眞是的！
思華　其實——你別生氣呀——說是尼姑，還是往好裏解釋，說壞一點就是活妖精。
披云　什麼？
思華　活妖精！
披云　這樣的民衆，我眞受不了！

思華　有什麼法子呢，你們不習慣哪！

披云　我又何嘗習慣呢！

史進　披云同志，這是什麼話，你不習慣，——我看你——

披云　得咧，得咧，我曉得你說什麼意志薄弱，是不是，意志薄弱，跟活妖精有什麼關係呢？

思華　其實你只要跟他們一熟，他們會比什麼人都可靠的！

史進　所以呀，我一定要把自衞隊組織起來。要是淪陷區的自衞隊都組織成功，那還怕什麼日本人呢？

披云　唉，說有什麼用——還是坐下來歇歇腿吧！（坐在一個箱子上）

史進　你怎麼坐那地方！

披云　怎麼？

史進　那是他們的！要壓碎了他們的東西，更麻煩了！

披云　（移了一個地方）眞是——爲了這些鬼民衆，一天要跑百兒八十里，把我的脚

趾頭都跑細了！（揉脚）

史進　你的脚趾頭原來是很粗的嗎？

披云　（横了他一眼）死鬼！

史進　（向天外眺望）姜克葛瑞這兩個死傢伙，到什麽地方去調查了，天到這時候，還不回來？

思華　是呀，也該回來了！媽媽聽說是請你們吃飯，要親作幾樣菜呢？

史進　你們老太太老雖老了，一聽說打日本，可還是那麽有勁！

思華　是呀，媽媽一向就恨日本人！

披云　爲什麽？

史進　打日本，還爲什麽？只要是中國人——

思華　倒也不見得！還遠在二三十年前，在我年輕的時候，她就常常對我說：「孩子，長吧，長大了去打日本！」

史進　這倒奇怪了！

思華　是很奇怪，她就對日本人，纔這末恨！五卅的時候，對反英運動，她就很冷淡。當時我在中學校念書，她寫信給我說：「孩子，別跟着別人胡鬧，留點氣力吧，留點氣力好去打日本！」

披云　聽我說，這裏面一定有故事！

思華　我也這末想，可是媽媽從來不肯講！

披云　你也不問嗎？

思華　問有什麼用，問死也只有一句：「日本人可恨」再不講旁的。要緊了，她就掉淚，不肯講了！

史進　這樣說，你是抗敵世家了！

思華　（苦笑）哼，誰曉得？

披云　怎麼，你不曉得？

思華　我不是本地人——這個你們不久就會知道的——（轉移話題）怎麽，他們還不回來，太陽已經下山了！

披云　不會出什麽事吧！

史進　會出什麽事呢？

披云　也難說，姜克這個楞小子，說不定鬧什麽亂子。

思華　我想不致於吧！走，我們去看看，爬過這個坡，就是一條大道，我們可以接住他們了！

史進　也好！

披云　我實在累了，你們二位偏勞吧！

思華　好，回頭見！

（思華與史進下）

（豹子鬼鬼祟祟的上，見只有披云一人，就直奔挑子。）

披云　（嚇了一跳）你幹什麽？

豹子　（一聲不響的去擔挑子）媽媽叫我來的！

披云　哦——這個挑子是你的嗎？

豹子　不是我的，還是你的！

披云　（微笑的）喲，幹嗎這末兇！你媽那兒去了？

豹子　（固執的）這個挑子是我的！

披云　是你的，我沒有動啊！我動了嗎？

豹子　這個挑子是我的！

披云　怎麽，是你挑不動，要我幫你的忙嗎？

豹子　（威脅的）滚開！

披云　（正要幫助他，不覺嚇了一跳）喲，嚇我一跳，我並不是壞意呀！

豹子　幹什麽？

披云　幹什麽？老鄉，你瞧！咱們都是中國人，應該彼此相親相愛呀！

豹子　（咧開嘴笑）嘿嘿——一個姑子！

披云　瞎說，誰是姑子，我是姑子嗎？

豹子　姑子跟和尙睡！你偸和尙，嘿嘿！

披云　不，我誰都不偸，我是一個學畫的學生。現在因爲日本人欺負咱們中國人，纔跑出來跟你們一道——

豹子　我不要你！

披云　怎麼？我不是中國人嗎？咱們中國人都應該聯合在一道，去打日本鬼子呀！

豹子　我不要你！

披云　得啦，幹嗎生我的氣咧？我也是爲了你呀！讓我們和解吧！你看你那樣子，眞是一幅名畫，你喜歡畫嗎？我給你畫一個速寫好不好，你不喜歡嗎？說呀！

豹子　（突然的）走吧！

披云　（吃了一驚）到那兒去？

豹子　那兒，河邊上，有一棵大樹，樹底下，是尺多深的草，那兒，頂背靜的，不耐事，沒有人看見——

披云　你想幹嗎？

豹子　（伸中指）這個！

披云　（面紅耳赤的驚喊起來）啊呀！可不得了！——快來呀！救命啊？——

（姜克急跑上。）

姜克　怎麼咧，披云，你喊什麽？披云！

披云　（放了心）他——

姜克　怎麽？怎麽？

豹子　媽媽的！騷姑子！（看見情勢不對，便急忙像個蚱蜢似的逃走了！）

姜克　（莫明其妙的）他——怎麽？

披云　——老姜，我不幹了！

姜克　爲什麽？

披云　全是下賤坯子，我不幹了！

姜克　你怎麽，受了委曲嗎？

披云　我——我不幹了！

姜克　你到那兒去！

披云　回營部去。

姜克　等等老史他們，他們就來了！

披云　你跟老史說，我不幹了！（下）

（史進，衞思華，和另一女政工人員葛瑞及兩個衞兵上）

史進　怎麽回事？老姜！

思華　怎麽，沈小姐怎麽走了！

姜克　我也莫明其妙，她只氣嘟嘟的說，我不幹了，我不幹了！彷彿是氣苦咧！

葛瑞　這位小姐，一定是做工作不當心，碰了釘子了！

史進　大概是的！沈披云的工作方式頂成問題！

姜克　我反對這種說法！

葛瑞　怎麽？

姜克　我根本反對談工作方式，在這樣的民衆跟前，你還能談什麽方式。我今天跟葛瑞跑了很多地方，使我更有了進步的瞭解。從前的那些工作方式，都不適用，都太緩慢，我們要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

史進　（譏諷的）這亂麻怎麽斬法呢，請問？

姜克　這要實際行動起來，纔曉得的！

史進　什麽是實際行動呢！

姜克　葛瑞可以告訴你！我想葛瑞會同情我的！

葛瑞　我一點也不曉得！

姜克　怎麼，你路上跟我講的話，難道都不算數嗎？

葛瑞　我跟你講了什麼話？對咧，一路上老百姓都對我們懷着敵意，我是有些牢騷，可是，那是牢騷啊！

姜克　不，那是經驗，我們在後方的時候，看見用麻繩捆壯丁的現象，我們都非常憤慨，現在纔曉得，在某種情形下，也是對的！

思華　姜先生，你只看了表面！

姜克　（逐漸興奮的）表面，爲什麼是表面？你想接近他們嗎？他們不等你開口，就先逃跑了！你想說服他們嗎？他們除了他們自己，是誰也不會相信的。拿這種人有什麼辦法，只有蠻幹。逃跑嗎？用繩子捆回來，不聽話嗎？打他的腦袋。

史進　姜克同志。——

姜克　怎麼？

史進　你最好不必再講下去了！

姜克　哼！可是這是對付他們最有效的辦法！

葛瑞　也是最舊的辦法。我確信這並不是最好的辦法！

姜克　見你的鬼！

史進　起碼在我所負責的工作範圍內，我不願意蠻幹！

姜克　那你就會一點成績也沒有！

史進　我們的工作是要使它生了根，強迫是沒有用的。紙糊的人兒，作不了戰！

姜克　要是給你十年八年的時間，我想也許會生根的！

史進　不，不要十年八年，我們的自衞隊也要組織起來的。況且農民也不全像你想的那樣，他們裏面也有好的，並且都會好起來的。譬如四疙瘩——

姜克　請問，你能找出幾個像四疙瘩這樣有知識的農民！

史進　你以為知識會平空掉在他們腦袋裏嗎？那又何必要我們工作呢？

（古老犬上，像要講話，又不敢講的樣子）

思華　老大，你幹什麼？找你們老二嗎？他已經回來了，我纔還在學堂外頭見過他呢！

古老大　不，衞老師，我——

史進　老鄉，你有什麼事？

古老大　我——衞老師，求求你，——（從懷裏掏出一張紙來）給遞上去！

史進　老鄉，你有什麼事嗎？當面講好啦！我很希望幫你的忙的！

古老大　這個——這個——

史進　（接過他那張紙來）「呈爲成老五倚勢欺人毆辱民夫由……」（看完）這倒是個問題。

古老大　老爺明鑒，這是個壞蛋！

姜克　我看！（看完呈文）這個成老五不就是——

葛瑞　不就是那個維持會的會長嗎？

思華　對咧！其實是日本人也沒有來，只謠傳着要來了，他就組織了維持會——

姜克　逮捕他！

古老大　大老爺，你爲民除害呀！

姜克　別叫我大老爺，我姓姜，你不要見外，叫我姜老弟好啦！

古老大　謝謝大老爺！

葛瑞　你跟這個成老五有仇嗎？

古老大　小的不敢，小的寃枉！

葛瑞　他怎麼敢打死你父親呢？

古老大　那是——天理良心。小的寃枉！

思華　成老五砍了他們田上的樹，他父親不服氣，跑上門去講理，成老五就把他父親給打死了！

葛瑞　這是什麼時候的時情？

古老大　八年了——大老爺，八年了！求大老爺伸寃，先父要是有靈，一定在地下保佑老爺

們升官的！

葛瑞　難道就這們完了嗎？

思華　官斷了個誤傷，可不就完了！

姜克　逮捕他，這種人，先前是土劣，現在是漢奸，逮捕他！

史進　（沉思的）等一等！

姜克　還等什麽，這是我們建立威信的時候！

史進．不，我想——

姜克　他住在什麽地方．

思華　他住在——

史進　我說——等一等！

姜克　你難道想替漢奸辯護嗎？你？

古老大　修修好吧，大老爺！

（衛老太太和四疙疸上）

四疙疸　你看，大嬸子，我說也許在這兒嗎？

衛母　可眞是——你們全在！思華，該回家吃飯了！平仙把飯菜做好，怕全要冷了！

史進　老太太，麻煩你了！

衛母　咳，什麼菜也沒有，麻煩什麼，買了幾條魚，也不見得好，夏天雨水多，河裏的魚都順着水溜了！

葛瑞　那就够豐富了！我們快走吧，跑了一天，眞有點餓呢！

姜克　（扭歪着嘴）別忙，史進，問題要弄淸楚，你想替漢奸辯護嗎？

史進　我爲什麼要替漢奸辯護呢？

姜克　那末，逮捕他！

史進　不能够！

姜克　哈！你要向敵人投降嗎？

史進　這不是什麽投降不投降！

姜克　好，我今天就回總隊部，去報告你！

史進　你請便！

衛母　（驚惶的）孩子，怎麽咧，孩子，勸勸他！

思華　媽，你不要管！

衛母　到底怎麽回事啊？

思華　姜先生要逮捕成老五，史先生不願意！

衛母　逮捕成五爺呀！孩子，這不能啊，成五爺是咱們的恩人哪！

思華　媽！你不要管吧！

衛母　要不是成五爺，咱們母子能有今天嗎？孩子，你難道忘了——

姜克　（跳起來）什麽？這裏面還有私情啊？

葛瑞　姜克，你應該害羞！

姜克　為什麼，為什麼我要害羞！那——

葛瑞　你為什麼扯上衞先生，人家衞先生在這問題上，發表過半點意思嗎？

思華　這就是我不願意開口的原因，我在年輕的時候，媽媽帶着我到處流浪，要沒有成老五收留我們，我想，我們母子會餓死的。但是——拋開這一切，我也以為，逮捕成老五，時間還沒到。

四疙疸　（插進來）為什麼？

思華　因為老百姓剛剛回家，要是現在就逮捕成老五，那事實上是要在他們心理造成一種恐怖，這是很不利的！

史進　思華同志的意思，和我完全相同！

姜克　和我完全不同。成老五是惡勢力的代表，摧毀了他，我們的工作就容易做了！

史進　不，你的估量是錯誤的，不切實際的！

四疙疸　我以為——我的意思……

姜克　你說，你說，一點不要拘束！

四疙瘩　應該逮捕他——沒別的！這叫殺一警百，做個榜樣給他們看，叫他們心裏害怕，以後做事就容易了！

史進　老兄，這是不對的！你別過意——你的話我們也要考慮的！

古老大　大老爺，你難道不管嗎？

葛瑞　不，我們要管！我們一定會叫你滿意的，我們要好好商量一下。我說——我們去吃着飯商量好不好，餓着肚子也解決不了問題啊？

衛母　對咧！平仙怕要急了呢？我出來找你們，你們已經老半天了！

姜克　事情梗在心裏，飯也吃不舒服的！

史進　哈哈，老姜，要是我得罪了你，你原諒我，我有點發燒，……

葛瑞　你發燒……怎麽回事，受涼了嗎？

史進　不要緊的。我想——這河邊上要不要放哨！你們先走一步，我就來，我記得沿河有

條小路，也通你的家的。（向衛兵甲）喂！你跟我來一下。

衛兵甲　是！

思華　你不會迷路吧！

史進　放心好了！

（衛母，思華，姜克，古老大，葛瑞及衛兵乙下。）

（四疙疸向穀倉走去。）

史進　再見，朋友！這是你的穀倉嗎？

四疙疸　是，我的！

史進　這末大，裏面藏着什麼好寶貝，珍珠嗎？

四疙疸　我們沒有珍珠的！

史進　哈哈哈！（同衛兵甲下。）

（四疙疸小心的開了倉門，進去了！）

（稍停，天已經完全黑了，一彎新月，漸漸的升起來。）

（遠處有狗吠。）

（有打更的聲音，遠遠的響着。）

（四疙疸小心的從穀倉裏出來，四處望了一望，又伸進頭去。）

四疙疸　是時候了！

（從穀倉裏，馮寶和走了出來。）

寶和　我大概雞叫纔能回來，現在是。——

四疙疸　纔一更天！

寶和　（走了幾步又回頭）你沒有法子弄到肉嗎？

四疙疸　沒法子，大八，賣肉的都死絕了！

寶和　天天老吃雞，我都吃膩了！

四疙疸　那些混蛋，都一個個的滾回來了！這以後，怕雞也難弄到了！

寶和　就燉隻雞在鍋子上吧，我回來的時候吃。——怎麼，他們爲什麼回來不怕嗎？

四疙疸　他們開初是有些怕，可是後來聽說還太平——

寶和　還太平，太平什麼？你又不是啞吧，爲什麼不造點謠言，嚇虎嚇虎他們呢！

四疙疸　造謠也沒有用的！大人！

寶和　濃泡！好在也沒幾天了，我這次去，就可以跟平沼少佐決定一切了！

四疙疸　東洋人就來嗎？

寶和　過不了三天！老四，自從民國十五年大師倒了台以後，我們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想不到在今天，你還是我的部下，這次可不比以前，要好好的幹一下，幹的好，你也可以做官了！

四疙疸　大人！做官我倒也不想，我只要保住我這點產業就好了！

寶和　自然！還要多給你一點呢！

四疙疸　多我也不敢要，只把村西那片樹林子給我就够了！

寶和　那容易，你的人呢，都妥當了吧！

四疙疸　差不多了！

寶和　很好！方纔拿來的那包東西，都生銹了，你閒着沒事，好好的擦它們一下！

四疙疸　還可以用嗎？

寶和　就是樣子太老了！那不要緊，「皇軍」會接濟我們的！你在前面走！

四疙疸　不要緊的！

寶和　不是放了哨嗎？

四疙疸　我這兒有口令！

寶和　走吧！要趕五十里路呢！

（四疙疸走在前面，寶和跟着下）

（有微風拂動着樹梢）

（遠處雄壯的聲音：「口令？」四疙疸答：「前進。」）

（大吹聲更急）

（幕落）

——第一幕完——

第二幕

夜裏，四疙疸的家。

一個簡陋的農家堂屋。屋內雜亂的放着鋤頭鐵銑，和水缸等用具。左面一門通外院，左角一門通裏廂房。右角門框上貼了一付紅紙，但卻蝕落得不堪的春聯：

「三陽又開泰，四季報平安。」

推開窗子，可以看見外面下了很大的雪，現在雪停了，却起了風。風勢很大，捲着雪塊不時襲擊那有些破亂了的窗戶紙。

風吼着，原野裏一切有生命以及無生命的東西，像都在震蕩着一樣。

在一盞菜油燈底下，古老大和古老二默默的守在那裏。

古老二　（在靜寂裏，不成腔調的唱着）正月裏探梅正月——正……

古老大　輕一點！

古老二　（試着壓低了聲音）正月裏探梅正……月……正

古老大　你不能不響嗎？——這末大的個子了，連一點樣兒也沒有，整天的嘰哩咕嚕，就像中了迷一樣，看吵醒了史先生……

古老二　（沒好氣的把桌椅弄得叮噹的響）

古老大　輕一點，輕一點！

古老二　什麽？

古老大　叫他輕一點，什麽？你難道不知道，史先生睡在裏邊，要把他吵醒了……

古老二　老大，這可叫怪，怕把他吵醒了，我們還等在這兒幹嗎？

古老大　他病了，懂不懂？他是個官，懂不懂？官，多半是沒長性的，跟他們把交道，你得格外小心，要逆了他的性子，就會出毛病的！

古老二　那我們——（他翻着眼睛看了他哥哥一眼，嘴裏咕嚕着）鬼知道等到煞時候呢？要是他不醒，我們還等一夜嗎？我看明兒早晨——

古老大　（嚴厲的）老二……

古老二　……

古老大　你個混小仔！

古老二　……

古老大　你講的是什麽話呀！

古老二　我沒有——我講了什麽呢？

古老大　住嘴！你還敢賴！這末一會兒工夫你都等不了咧，你存的是什麽心哪！

古老二　你——你看，又來咧！

古老大　我曉得，菓子那活妖精把你給迷住咧！你在這兒坐不住，她那兒又勾你的魂了！你的心眼裏，已經沒有了死人，沒有了死人了！

古老二 這，這爲——這是

古老大 那個活妖精，妨死她男人還不算，又來妨你了，把你妨的連坐都坐不住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經等了十年，十年了，我眼都沒合過，我只要一合上眼，爸爸就站在我的眼前招手，我清清楚楚聽見他的脚步聲，從田地裏回家來了！要不是爲了你，爲了你那時候年紀小，我早就跟那個兎崽子拼了！現在你大了，我們報仇的機會也到了，可是你——那個活妖精——（大痛）爸爸呀！你死的苦，你的後代把你給忘了！……

（房裏史進轉側聲）

古老二 哥哥，哥哥，你——看你兄弟是這樣的人嗎？

古老大 沒指望了！沒指望了！……

古老二 （忍住）老大哥哥……

（房內史進含糊的聲音：「誰呀？」）

古老二　把他吵醒了！——史先生，是我！是古老二，你醒了嗎？

（沒有回音）

古老大　（躡步潛蹤的向廂房去張了一下）他又睡了！

古老二　他病的很重嗎？

古老大　這是個公子哥兒啦，懂不懂？公子哥兒，病不起的！

（外面風嘯）

古老二　（沈默了一會）老大，相信我吧，我跟他攤了！

古老大　攤了？

古老二　我再也不跟她胡纏了！你——你也再別對我說那種話了，我受不了，我心裏難過，我難道不是人嗎？我難過——我再不理她了！……

古老大　要有長性就好了！就怕只放在嘴上說，過後又忘了！老二，等着給爸爸報了仇，讓地下的人安了心，我替你找個門當戶對的！

古老二 （恨恨地）我不要！

古老二 你看，我說你只配放在嘴上說。那女人有什麽好，人家玩剩下的貨，又是個白虎星，見面妨，要妨死人的，爲什麽揀白虎星呢？

古老二 老大，我跟你玩，我同她擺了，擺定了，二句話你也別講了！

古老大 這孩子，跟我賭氣嗎？

古老二 爲什麽跟你賭氣，我跟你說，我心裏只有爸爸，什麽女人也不要！

古老大 這種毛臊脾氣，眞是爸爸的兒子！

（外面四疙疸的聲音：「把狗放開，夜裏不安靜，小心着點賊！」）

古老二 奇怪，四疙疸回來了！

古老大 怎麽？

古老二 他不是在學堂裏開會嗎？

古老大 哼！

（四疙瘩上）

四疙瘩　老大，你在這兒？史先生醒了沒有！

古老大　還睡着呢！

四疙瘩　深更半夜的，又是等着告狀嗎？

古老大　我想探探他的口氣，看他什麼時氣才收拾成老五！

四疙瘩　他呀！永輩子也收拾不了成老五的！

古老大　怎麼！

四疙瘩　你看吧！吹吹牛皮罷了！

古老二　（有些不安，終於試探的）四哥，你不是在學堂裏開會嗎？

四疙瘩　是呀！我得回來看一看，我不放心——（故意壓低了聲音）家裏睡着這末個東西，怎麼能够放心呢！

古老大　也是呀，你當初就不該把他約到家裏來！

四疙疸　怎麼會是我約他，他要來，有什麼法子，我爲什麼約他，他病死了活該，管我屁事！

古老大　哦，——外面的人們都說，你在他跟前買好，看見他病了，三番五次的把他請到你家住的呢！

四疙疸　外面人講的話，又什麼準兒，反正也是吃飽了沒事幹，什麼話還講不出來。這種年月，受不了的也得受，動不動就講究砍頭，要住你的房子，你還敢說個不字嗎？

古老二　（忍不住插進來）那麼，四哥，你是從學堂裏來嗎？

四疙疸　是呀，外面好大的風，又才下了雪，我怕——（向裏面呶了呶嘴）他們暗算了我，才回來把狗放出來的！

古老大　是那個大黑狗嗎？

四疙疸　就是牠！那眞是個好種，人家說是蒙古種呢！你們回去要小心點，要碰見了牠，可麻煩了！

古老二　學堂裏人很多嗎？

四疙疸　唔，很多，多有什麼用？人又不是傻子，傻子，才參加他們的什麼自衞隊呢！（壓低了聲音）你猜我爲什麼把狗放出來？

古老大　你不是說防賊嗎？

四疙疸　防賊？哈哈，現在那兒還有賊，賊就是兵，兵就是賊，我是放出來，咬那些個兵的！

古老二　聽說有好些娘兒們，也被那楚葛的拉去開會了！

四疙疸　娘兒們，嗯，多着呢？馮六大媽，豹子的娘，一羣騷貨，眞是丟醜現世。——要是他們來看姓史的，我的狗會替我款待他們的。那，我們就有樂子瞧了！

古老二　你就會說你的狗……

四疙疸　（吃驚的）怎麼？

古老二　我問你，你那些娘兒們也開會嗎？

四疙疸　是呀，她們亂吵，亂鬧，眞得好好的管教一下，給她們一人一頓痛打，打爛她們的下半截，——哦，鬧了半天，你是問的菓子吧！

古老大　（不歸地）是呀，那就是他的意思，說嘴打嘴的東西。

古老二　（面紅耳赤的）我……我……我爲什麽要問她呢？

四疙瘩　你看，我這個呆子，我這個……菓子在那裏呢，在人羣裏扭東扭西的！

古老二　她在不在那兒，關我什麽事？我跟他摧了！

四疙瘩　摧了嗎？菓子還在四下裏找你呀！

古老二　找我？

四疙瘩　可不是？還大聲的叫喊呢！

古老二　找我也沒有用，我跟她完了蛋咧！

四疙瘩　怎麽？

古老二　（粗聲粗氣的）不用你管。

古老大　老二！

古老二　從現在起，我要好好的做一個人了！

四疙疸　老二，有志氣！菓子這種白虎星，妨死了他的男人還不算，現在又想來妨你了！

古老二　不用講了！

四疙疸　怎麽？

古老二　（生氣的）不準你講。

四疙疸　（瞪目半晌）老二，你的脾氣可眞不小哇！

古老大　老四說的也是好話——

古老二　我知道！

古老二　知道還強嘴！

古老二　你們誰也別管我！——我，這種話我也不愛聽！

古老大　你看，就這樣子，有什麽法子呢！

四疙疸　老大，你別躭心，這是你的一個幫手，再大一點，心就會定了的！可是——老大，我想起來了，你爲什麽不到學堂裏去。

古老大　我嗎？老四，我也不是個傻子，那種把戲，也只配騙騙娘兒們罷了！

四疙瘩　什麼把戲？

古老大　什麼自衛隊呀，什麼亂七八糟啊，我才不上這個套呢？

四疙瘩　老大你有眼光！——我是說你的官司，與其在這兒求姓史的，倒不如到學堂裏去求那個姓姜的。

古老大　權在姓史的手裏，有什麼法子呢！

四疙瘩　要依着那姓姜的，早把成五爺給幹了！

古老大　現在就是這姓史的咬着牙不放，嘻，是呀。

四疙瘩　這個姓史的是個混蛋！

（外面又一陣風聲，菓子橫眉怒目的跑進來。）

（三個人都駭了一跳，由吃驚而呆住了）

古老二　菓……子！你嗎？

菓子　（像是曉得了情形嚴重，預先站穩了姿勢，挑戰的）老二，過來——

古老二　……

菓子　過來！

古老二　……

四疙疸　菓子，深更半夜的，你怎麼找漢子，找到人家家裏來了！

菓子　我找我的漢子，關你什麼事？

四疙疸　你的漢子？你的漢子早就死了哇！要找，到地下去，這兒，是我的家，你給我滾！

菓子　你爲什麼站在那兒，你個小仔沒良心的，你爲什麼一句話也不講，你啞叭，你死人嗎？

古老大　菓子，我告訴你，我們姓古的幾輩子下來，就老老實實的種田，你可不能——

菓子　這才怪呢，要不看你多吃了幾年鹽，我老大耳括子打你，虧你還是老二的哥哥，眞是一隻天鵝，一泡狗屎……老二，跟我走！

古老大　我們好人家，不能收留你這個壞——

菓子　我要你收留嗎？別不害臊啦！我是銜着他，銜着老二，要是銜着你呀，八抬大轎都抬不動我！

古老大　老二想開了，不要你啦！

菓子　（有把握的）你又不是他肚子裏的蟲，你怎麼知道的！老二，看你那鬼樣子，唉，我呀，那鬍子沒修好，修下一個你。嘴撅你那末高幹嘛？都快拴上叫驢了！你爲什麼不到學堂裏去，又不聽話了！這末大個子，還小孩子似的，竟丟媽媽的臉。這叫我以後怎麼在人前誇嘴呀！乖兒子，跟着媽媽走吧！……怎麼，你怎麼紋絲兒不動，我是活妖精，吃了你，咬了你，還是害了你！

古老二　我不能跟你走了！

菓子　哈，怪不得，你又變了心了，你個賊王八，活兔子，前後不是人的龜兒子！

古老二　罵也沒有用，我要做人了！

菓子　你做狗，你也配做人，人有你這種材料，怪我瞎了眼，我恨不得——（隨手拾了一個茶杯，嘩啷一聲摔在地下。）

四疙疸　嘿，這是我花錢買的！

菓子　你買的，賠你！

四疙疸　你拿什麼賠，拿你的髒褲子嗎？

（屋內史進的聲音：「誰呀，誰在外面！」）

古老大　（制止菓子）別做聲！——我，古老大，你醒了嗎？你有工夫嗎？

（史進的聲音：「請進來吧！」）

古老大　老二——來！（躡步的走進去）

菓子　等一等，老二！

（老二猶疑的時候，老大伸出頭來：）「老二！」

老二　你先回去吧！我現在沒工夫！（下）

四疙疸　（望着呆在那兒的菓子，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菓子　（突然回身）笑什麽！

四疙疸　哈哈哈！

菓子　不準你笑！

四疙疸　你給我滾出去！

菓子　偏不！

四疙疸　你總知道我有一條狗吧！

菓子　屁！

四疙疸　我要把狗叫來，吃了你！

菓子　……

四疙疸　你還不滾嗎？

菓子　……

四疙疸　怎麼，你的葛大嫂呢，那姑子教了你些什麼，連偷漢子都還沒教會嗎？

菓子　（瞪了半天）嗐，這樣的男人！（突然抽咽起來）

四疙疸　（半天，莫知所措的）得咧，得咧，別哭吧！我最看不慣娘兒們的眼淚，我膩這一套，小便似的，一天到晚流不完，你不會另外找一個嗎？

菓子　……

四疙疸　算了吧，算了吧！

菓子　算了，我一定要把他拖回來！

四疙疸　拖回來也不用流淚呀！

菓子　你以為我的淚是為他流的嗎？

四疙疸　為誰呢？（不壞好意的）為我嗎？

菓子　為鬼！我是恨他不給我爭氣！

四疙疸　給你爭氣，你是什麼大人物啊！

菓子　他叫我說嘴打嘴，不能够在人前挺腰。我已經跟葛大嫂說了，說他要去參加自衛隊，你看……這個鬆小仔，他又變了掛，我要打他的嘴巴！我非撕爛了他的嘴巴不行，看他還敢說話不算話，丟我的人！

（古老大和古老二悄沒聲的上）

四疙疸　怎麼樣？

古老大　還是那樣，要考慮！

四疙疸　考慮到什麼時候呢？

古老大　他說也就在這兩三天，他要我到學堂裏叫個人來！

四疙疸　這些老爺們說話，是算不了數的！

古老大　我看他的臉燒的通紅，怕死也快了！說句不好聽的話，我眞要咒他早死，他死了，那個姜先生就可以作主了。——好，老二，咱們回家去吧！

菓子　老二，你等一會！

古老二　……

古老大　等什麼，回家去！

菓子　就是撒夥，也得說開呀！

古老二　對咧，就是撒夥，也得說開呀！老大，我就來！

古老大　（不高興的）我叫你嫂子給你留門，別耽誤久了！（下）

四疙瘩　老大，我送你兩步，小心你碰上我那隻狗。（隨下）

（剩下古老二跟菓子，兩人一時都沒有話說）

菓子　老二，你眞想跟我撒夥嗎？

古老二　我那裏想，是我們老大逼的！

菓子　你可眞把我氣苦了！

古老二　有什麼法子呢，他是我哥哥呀！

菓子　你摸摸我的手，都氣的冰冷了！

古老二　誰叫你生那末大的氣呢！
菓子　你摸摸！
古老二　我想等一會兒再摸！
菓子　你眞狠心，你眞捨的下我呀！
古老二　捨不下也得捨，我要做一個人了！
菓子　你現在是個狗嗎？
古老二　我爸爸死的苦，在他的情分上，我是理虧的！我不應該這末胡鬧，我的仇人還活在世上啊！
菓子　是我不叫你報仇嗎？
古老二　你自然沒有，人家看着不像樣，我也覺着不對勁了！
菓子　老二，你也二十幾大了，怎麼連點主見都沒有，人家的話，就那末値錢，我的話，就全是放屁嗎？

古老二　菓子，別說咧，我心裏難受！

菓子　你忘了爬在我懷裏吃奶了，喂了你這末些日子，眞就一點情分都沒有嗎？白虎星又怎麽樣？敗家精又怎麽樣？我吃了你古家一棵米粒，還是燒了你古家一根柴草，我跟你好，爲你點什麽，爲你的錢，爲你的勢，還是爲了你的人！

古老二　菓子，你想逼死我嗎？

菓子　我爲什麽要逼死你，你自己心裏想想好咧，只有你虧待我，我沒有虧待過你，前幾天，一聽說兵來了，你跑的連影兒也不見咧，想起來，從那時候起，你心眼裏就沒有我這個人了，大兵要在那時候把我打死，你怕連眼淚都不會掉一滴的。好咧，我還活着，你走你的吧！

古老二　（痛苦的）菓子！

菓子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人家都說我是活妖精，現在妖精有了對啦！可是活妖精也是人，天底下也不止我一個。我年紀輕輕的，就跟了活妖精走，還怕沒漢子嗎？

古老二　菓子，別說了，我對不住你！

菓子　你嗎？知道就好咧！

古老二　我對不住，我……咱們走吧！

菓子　那兒去！

古老二　到你家裏去！

菓子　去幹什麼，才下了雪，小心凍僵了你！

古老二　別扯下去了，我已經想開了，這不結了嗎？

菓子　你是結了，我呢，可沒有這們好忘性！

古老二　你還想跟我叨咕一輩子嗎？

菓子　你答應下我的，你難道忘了！

古老二　什麼？

菓子　什麼？人家葛大嫂還等着呢！

古老二　到學堂去開會呀！

菓子　你答應了的！

古老二　開什麽倒霉的會！聽說那個什麽自衞隊不是好玩的事，只有傻子才上當呢！

菓子　別人都是傻子，就你一個尖子，我是傻子嗎？葛大嫂是傻子嗎？史先生姜先生都是傻子嗎？

古老二　出了亂子，可不是鬧着玩的，我們老大——

菓子　什麽？

古老二　去就是了，覺什麽急呢！

菓子　對咧，這才是好孩子呢！現在你摸摸我的手，又有點兒熱了！

古老二　（熱情的）菓子！

（兩人依偎）

菓子　那是什麽？

古老二　什麽？

菓子　窗戶外面好像有人影子幌了一下！

古老二　哦，那是雪，風把雪吹起來了！

菓子　走吧！

（四疙疸上）

四疙疸　（看見這樣子，吃驚的）怎麽，這麽一會兒，就又拆不開了！

古老二　少管閑事！

菓子　老二，你們槽上的驢，拴緊了沒有？

古老二　什麽？

菓子　我彷彿聽見牠叫了，這個多嘴的東西！

四疙疸　賤貨！

（嘻笑聲中，老二和菓子下場）

（四疙疸正想要滅掉了燈，忽然人影子一幌，從窗戶外頭跳進一個人來，這是馮寶和，遍身是雪，疲乏已極。）

四疙疸　（驚喊）啊——

寶和　別喊！

四疙疸　誰？——大人，你呀！你怎麼——

寶和　我有事！

四疙疸　可是大人，那……那屋裏……有人呢！

寶和　誰在那兒？

四疙疸　姓……史的！他生了病，我請他來的！

寶和　不要緊，我就走的！我累壞了，也凍壞了，有火沒有？

四疙疸　火都滅了！

寶和　天眞冷，我一氣跑了四十里，手指頭還僵着！

四疙瘩　大人，你怎麼今天才回來呀，我那晚上燉了鷄，白燉了！

寶和　我在那裏商量事！那些鬼東西，被游擊隊給怕了，有點兒疑神見鬼的！

四疙瘩　我以爲大人不回來了呢！

寶和　爲什麼，我回來的正是時候！

四疙瘩　東洋人呢，怕不會來了吧！

寶和　胡說，就要來的！

四疙瘩　什麼時候呢！

寶和　也許一二天，也許就在今天晚上我們馬上要他們的好看！

四疙瘩　那些鬼東西，都在學堂裏開會呢！

寶和　開什麼會！

四疙瘩　還不是那一套，要老百姓加入他們的自衛隊！

寶和　（跳起來）那你爲什麼還在家裏坐着像個猪似的！

四疙疸　我剛回來，就要去的！

寶和　把開會的結果告訴我，你個混蛋！

四疙疸　我看他們也是白費事，老百姓決沒人肯加入！

寶和　現在是加入也不要緊了，我一切都準備好了！你呢，藏在穀倉裏的那些鎗，都收拾好咧吧？

四疙疸　都擦的雪亮了！

寶和　哈哈，閑了這末多年，你大概手也閑癢了吧！

四疙疸　倒沒什麽，反正手也閑不下，得鋤地呀！

寶和　你這次要好好的幹一下，多幹他幾個！

四疙疸　我——

寶和　人呢？沒問題吧？

四疙疸　成五爺，八大人是沒問題的！

寶和　你不是說他們要抓成五爺嗎？

四疙疸　他們現在又改了主意了！

寶和　那也好，馬上把你的人準備好，也許今天夜裏就要用！

四疙疸　我……我儘量準備！大人，你該走了，史先生已經到學堂裏去喊人了！

寶和　（跳起來）什麽？

四疙疸　去喊人，也不曉得什麽事！

寶和　眞冒失，我還以爲——聽見沒有，要多找幾個同夥！

四疙疸　聽見了——你——你快走吧！

寶和　要小心，別大意！

四疙疸　我知道（靜聽，狗吠聲）糟了，來人了！

寶和　記住！幹的好，這地方就是我們的了！

四疙疸　快點，快點，他們要看見你了！

寶和　（急忙從窗戶上跳出去）

（四疙疸心神不定的去關上了窗）

（衞兵甲和紅眼八三上）

衞兵甲　老鄉，你還沒睡？

四疙疸　我——啊——沒有！

衞兵甲　史主任在嗎？

四疙疸　他——睡在裏面！

八三　你們的狗可眞利害！……

四疙疸　啊，狗!?

八三　可不是！才聽到我們的脚步聲，就咬起來了！

四疙疸　唉呀，——糟了，糟了！

衞兵甲　怎麼咧？老鄉！

四疙疸　哦——沒——沒什麼！狗沒咬了你？……那是很厲害的！

衛兵甲　沒有！牠彷彿在後院裏咬……

四疙疸　在——在後院——

衛兵甲　對啊，你聽，這不是又咬起來咧！

（狗狂吠聲）

四疙疸　啊——呀——我得去看一看！說不定有賊，大雪地裏，有賊也說不定的！

（史進柔弱的上）

衛兵甲　史主任！

史進　好！你來咧！

四疙疸　史先生，你怎麼——

史進　狗把我吵醒咧，怎麼這末個咬法！

這一定是有賊，你們聽，狗像撲人似的！

四疙疸　（失措的）賊是不敢到我這兒來的！
史進　王得標，你去看一看！
衛兵甲　是！
四疙疸　不——不——我去吧！
史進　不用，讓他去。外面太冷，小心滑跌了！
四疙疸　可是——
衛兵甲　老鄉，我去吧！（下）
四疙疸　……
史進　你們那位去把窗子開開，我悶氣死了！

（八三開了窗）

四疙疸　你——你要受涼的！
史進　我燒的利害！（走向窗前）喝，好大的雪呀！

四疙疸　這——這還算小的吶！

史進　北方眞是好，下這末大的雪，南方就不同，雪都變成水了！

四疙疸　……

史進　對咧，老四，你爲什麽不在學堂裏開會！

四疙疸　我——我不放心，回來看看你！你家裏的人全是混蛋，這末早就睡了！

史進　不，他們很好，老四，我眞感謝你！（慨嘆的）誰說農民是自私的呢！

四疙疸　（囁嚅的）你到底也知道了！

（又一陣狂吠聲）

史進　眞怪，狗怎麽這末咬？

四疙疸　那是因爲牠不想睡覺，這混蛋，我得好好的管教牠一頓！

八三　狗在夜裏，是不睡覺的！

史進　北力的狗，跟南方的也不同。他們彷彿特別厲害些似的！

八三　那是因爲老天多給牠們生了兩支牙！

史進　哈哈，八三，你倒會說笑話！

四疙瘩　（嘟囔着）他就是笑話說的太多了！

（衛兵甲上）

四疙瘩　（瘋一般的衝到衛兵甲跟前去）你說什麽？

衛兵甲　什麽？我什麽也沒說呀！

四疙瘩　（失神的坐下）哦——哦——我聽錯了！

史進　沒有什麽事嗎？

衛兵甲　我從這兒拐過去，天太黑，什麽也看不見。我衝着狗咬的方向走，用手電筒照照，雪地裏像是才有人走過，我看見了一些脚印，我心裏想，媽的，眞有賊嗎？

四疙瘩　那……那脚印是我的，我去過的，我……

衛兵甲　對咧，大概是你的，因爲再下去，脚印就沒了！什麽事也沒有！

四疙疸　我說嗎？我說什麼事也沒有嗎？這個混帳的狗。

史進　好了，王得標，回去跟姜先生講，請他把那個成老五的事，在大會裏提出來，看看老百姓的意見怎麼樣！

衞兵甲　是——沒什麼事了嗎？

史進　沒有了！

衞兵甲　（欲去又止）史主任，我看你還是到屋裏去躺躺吧，這兒風大的很！

史進　不要緊的，談談心，病到忘掉了！

衞兵甲　（無言而下）

史進　那麼，老四，你已經遞了呈請書了嗎？

四疙疸　（驚魂稍定）什麼？

史進　參加自衞隊的呈請書！

四疙疸　遞上去了，我是第一個！

史進　你呢？

八三　我？——

四疙瘩　他要替我種田的！

史進　也打仗，也種田，不是更好嗎？日本人來了，就打仗，日本人跑了，就種田，這就正是自衞隊的意思啊！等到田被日本人佔了，想種可也沒法子種了！

八三　是呀，我也這末想！……

四疙瘩　史先生，你不曉得，他是個廢物，他連鎗也不會放的！

八三　我鎗打的頂準！

四疙瘩　（有斤量的）你原來捨，打的很準嗎？

八三　……

四疙瘩　強盜的鎗，才打的準呢！

八三　……

史進 （開玩笑的）八三，你太老實了，要是我呀，我現在就打給他看，讓他瞧瞧，不做強盜，也能打鎗！

八三 強盜……也是……

四疙疸 他要會打鎗，老早做了強盜，去殺人了！

史進 總不會比日本人殺的多，他們殺人，放火，可很的多了！怎麼樣，老四，會場裏把鎗的問題，提出來討論過嗎？

四疙疸 討論有什麽用，他們都說：「沒有鎗！」

史進 眞的嗎？還是假的？

四疙疸 鬼曉得，是眞的，還是假的！

史進 也難怪！他們還有點兒怕！爲什麽村子裏老丟鷄呢？這眞有點怪，我一定要嚴厲的調查這件事，這太對不起老百姓了！

八三 其實丟鷄，也不一定是隊伍上的錯！

史進　怎麽？

八三　黃鼠狠子也偷鷄的，這樣的下雪天，正是他們偷鷄的時候！捉住一個，就好了！

四疙疸　你說的倒容易！

史進　老百姓家裏有鎗，我們是曉得的。不過我們也不強迫他們拿出來，慢慢的他們會明白的！從前他們用鎗防匪，現在他們該用鎗抗日了。以前的匪，只搶東西，現在的日本人，是要滅我們的種的。啊呀，請你關了窗子吧，我彷彿冷起來了！

（八三關上了窗）

四疙疸　我說過，你要受涼的！

（衞老太太匆匆的上）

八三　衞大媽！是你！你摔了跤嗎？你怎麻這時候還——

衞母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八三扶他坐在板凳上）史先生——

史進　衞大媽，我在這兒——

衞母　老了，骨頭硬了！手脚都不聽使喚了！

史進　您摔傷了嗎？

衞母　不算回事！在鄉下跑慣了，要是當年，怕這一跤要摔的我爬不起來了呢！史先生——

史進　……

衞母　我想求求你！

史進　什麽，衞大媽，有什麽要緊的事嗎？

衞母　那個，——那個成五爺，是你叫人逮捕的嗎？

史進　我——我沒有哇！

衞母　他們已經派人去捉他了！

史進　哦，——也許，那是討論的結果吧！

衞母　你同意了嗎？

史進　要是老百姓都以爲他是個壞蛋——我同意的！

衛母　史先生，壞蛋有時候也做好事的，他有千萬個不好，也難免有一次好，他救過我的命，看在我的面上，你饒了他吧！

史進　衛大媽，我很爲難！

衛母　按理，這話是用不着我講的！可是我的孩子，他是生就的孽種！

史進　什麽？

衛母　他是個變態的孩子，在這種事情上，我是不能指望他的！

史進　衛大媽，在我的眼裏看起來，衛先生是個最好的孩子，因爲他只記着國家，忘了個人的恩怨！

衛母　個人的恩怨也要有個比較，是不是？

史進　怎麽？

衛母　要不是成五爺在當年修了好，就不會有我，不會有他，你想，我能眼看着他的災禍不管嗎？

史進　是怎麽回事呢？

衞母　……

史進　我可以問嗎？

衞母　我在神前盟了誓，是要報恩的！

史進　但是國仇也要報啊！

衞母　要不是爲了報仇，我還會留下我的孩子嗎？我早把他揑死了！

史進　什麽？

衞母　有一萬次，我起了揑死他的念頭——

史進　哦——（好奇的）

衞母　……

史進　你要覺着不方便，他們可以出去！

四疙疸　八三，這兒來！

（四疙疸悄然的同八三下）

衞母　史先生，你知道我是誰？

史進　……

衞母　我的孩子逼了我多少次，我都沒講過。現在爲了成五爺，我不得不講了！

史進　……

衞母　二十五年前，我是個小姐，我的家在山東濰縣，我做夢也想不到現在會淪落到這種地步，這全是因爲——史先生，我是太不幸了，我想不到我會活到現在，現在還能夠替我的恩人說情。不幸使我懷了孩子，不幸又逼着我離開了家庭，我的孩子沒有爸爸，他沒有爸爸。爸爸這兩個字，對他，對我，都是一種羞恥。我想死，我應該死，我的父親也希望我死，但是我死不了，我變成了喪家的狗，多少次，我把自己的頭伸進自己手結的帶子裏，但是我沒勇氣踢開我腳底下的凳子，孩子在我肚子裏跳了。那小東西跳了！

史進　衞大媽你太興奮了

衞母　我死不了，我還活着。孩子生在野地裏，一棵樹底下，我用我自己的手，扭斷了孩子的臍帶，用我自己的肉，溫熱了孩子的身體。我不應該這末愛惜他，他不是我的。他使我羞恥，羞恥摔碎了我的心，有一萬次，我想揑死他，可是我的手舉起來，却落不下去。他在肚裏跳的時候，我都沒勇氣叫他死，他向我笑的時候，我還敢傷着他一點皮毛嗎？他是我的，我抱着他走了，走！

史進　哦，衞大媽——你到那兒去呢？

衞母　我沒有目的，我能走多少，就走多少，我想離開家越遠越好，走不動了，我就用脚爬，爬不動了，我才躺在這個村子外頭……成五爺救了我們，他爲什麽救這樣一個年輕女人呢，你可以猜想得到，但天在上頭，到我有了知覺的時候，我就全盤告訴了他，在這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我的不幸，他沒有使我的恥辱再繼續下去，這是他的功德。我對自己發誓說——我要報他的恩！

史進　可是——衞大媽，他現在是一個漢奸呢？

衞母　不，他不是的！

史進　他替日本人組織維持會呢！

衞母　他不會的！他知道我的不幸，他並且——史先生，放了他吧！

史進　我不能！哦，衞大媽，我很難過，可是他是個民族的罪人啊！

（平仙上，活潑而天眞）

平仙　媽，可把人找死了！史先生，葛小姐的信！

史進　衞大嫂，謝謝你！

平仙　（把信遞給史進）鬧的一榻糊塗了！媽，我都急的要跳牆了，快回家吧！

衞母　……

平仙　媽，你老人家眞是，又來吵史先生了！

史進　（看完了信）什麽，這是說——

平仙　糟透了！

史進　葛瑞呢？

平仙　她在那兒！

史進　不，——她爲什麼不來！

平仙　她走不開，會場鬧的亂七八糟。

史進　（焦燥的）怎麼會弄得這樣？

平仙　其實呢，也不怪姜先生，姜先生把逮捕成老五的案子提出來討論的時候，一個人也不響，姜先生以爲大家默認了，就當場派人去抓！

史進　眞幼稚——

平仙　後來到了鎗的問題，台下忽然有人喊，不要繳鎗，交出鎗來我們都要被抓了，台下立刻就亂了！

史進　（不耐煩）不要講了，走！

平仙　史先生，你怎麼能——

史進　我要自己去！

平仙　你看，你是個病人哪，

史進　姜克這小仔，我曉得他要出病的。把帽子拿給我！

平仙　史先生，你不能啊！

史進　（自己取了帽子）走！（急下）

平仙　（着慌的）媽，快點，快點！

衞母　這——倒底怎麼回事啊？

（被平仙拖下）

（四疙疸和八三上）

四疙疸　咦，那個鬼老太婆走了嗎？（他走到廂房張了張）奇怪，史先生，史先生，都出去了，這不很怪嗎？

八三　這個衞老太，也是個苦命的人！

四疙疸　也好，我們可以談談！

八三　談什麼，要談的都已經談完了！

四疙疸　八三，我這次可是爲了你！

八三　爲我，哼，你爲我這末多年，還沒有够嗎？

四疙疸　到像我得罪了你似的！

八三　你自己心裏明白！

四疙疸　你自己心裏也明白！明白這條命是誰給你留下的，你殺了人，難道能不償命嗎？你犯了法，做了強盜，還想在人前做人嗎？這幾年，我替你瞞上瞞下，怎麼，到結了寃家嗎？

八三　我罪也受够了！

四疙疸　八三，算了，這幾年，我並沒有沾過你的什麼光。我有時候喝你一杯酒，你有時候替我鋤鋤地，這是交情啊！

八三　交情；哼！

四疙疸　你想，我要不看在這交情的份上，把你往官廳裏一送，你還能活到現在嗎？

八三　我甯願意死！

四疙疸　別作傻子，八三，你要死，也容易的！

八三　……

四疙疸　得咧，咱們談點正經事吧！

八三　什麼？！

四疙疸　你知道——（突然吃驚的）誰？

（窗外成五爺的聲音：「老四，是我，快點，讓我進來！」）

四疙疸　你是誰？

成五爺　（聲音）我，成老五！

四疙疸　（開開了窗）成五爺！

（成五爺和八大人爬進來）

成五爺　老四，老四，找個地方，我躲一躲，他們要捉我了！

八大人　（滿屋亂竄）這……這……這是從那兒說起呢！

四疙疸　八大人，你怎麼也來了！

八大人　也有我的份！這……這……

四疙疸　我的家裏藏不住！

成五爺　做做好事吧，老四，有什麼地方，你不能眼睜睜的不管哪！

四疙疸　他們要發覺了你藏在我家裏，就糟了！況且——不行，不行！你走吧！

成五爺　我走？他們要捉住我呢？

四疙疸　那就只好——

成五爺　好，老四，有你的，夠朋友，我總對的住你，就是咧！

八大人　我要是有三長兩短，誰也別想活着！

四疙疸　眞糟，叫我想想——不行，你們就委曲幾天吧！

成五爺　哼，我委曲幾天，你到想撇淸嗎？

四疙疸　不是這意思，我是說，幾天以後，有辦法！

八大八　自然嘍，到酆都城去玩玩，也是辦法。

四疙疸　你們曉得，——日本老爺就要打過來了！

成五爺　眞的？

四疙疸　方才——好在都不是外人，我正要跟你們商量！

八三　（冷冷地）把我除外！

四疙疸　什麽？

八三　我說，把我除外！

四疙疸　老弟，別傻，我正要告訴你——

八三　用不着，我已經曉得了！

四疙疸　自然，你是聰明人，自然，你是——你會跟我們一道的！

八三　跟你們一道去幫日本人嗎？

四疙疸　人家不用幫，老弟，你錯了，人家會來的！

八三　來做什麽？殺人？放火？還是滅我們的種？

成五爺　八三，聽你的口氣，像是不贊成我們似的！

八三　我不贊成。叫日本人來管教我嗎？笑話！叫日本人來搶光了我嗎？笑話！

成五爺　只要你跟我們在一道——

八三　隨你怎麽說，都不中用！叫我做這種事，做夢也別想。哦，我曉得了，四疙疸，方才狗咬的時候，你爲什麽還末惶張，怕有什麽呢！

四疙疸　那是——沒什麽花頭，有什麽呢？

八三　你的穀倉外面，爲什麽那麽多鷄毛？怕那個黄鼠狼，就是你吧！你偷鷄給誰吃的？怪不得一天夜裏，我聽見你穀倉裏有響動，原來那裏面藏着人，是什麽人，一個日本

人嗎？

四疙疸　什——什麼人也沒有！

八三　放心吧，不要害怕，——我走了！

四疙疸　（急忙攔住他）你，你要去告密嗎？你這混蛋，要是有人告發你當過強盜，殺過人，你怎麼辦呢？

八三　用不着你告發，我自己去自首，我罪已經受夠了，我什麼也不怕，可是，想想你自己，你這個漢奸。（下）

四疙疸　（半天癡呆的）我們完了！

成五爺　去，跟着他！

八大人　我——我——

成五爺　去，看他到那兒去！

（八大人下）

四疙疸　沒用了，反正是完了！一回兒兵就要來抓我們了！我們要——（突然有敲窗聲，驚起）什麽，這末快！

成五爺　來了！來了！

四疙疸　怎麽辦？怎麽辦？

（又有輕輕的敲窗聲）

成五爺　聽，彷彿是敲窗戶！

四疙疸　什麽？

（敲窗聲又起）

成五爺　（走到窗戶跟前去）誰呀？

（外面馮寶和的聲音：「是我，是我！」）

成五爺　彷彿是馮團長！

四疙疸　（急忙推開窗戶）馮團長，你呀！

馮寶和　來，攙我進來！我被狗咬了！

成五爺　什麼？

馮寶和　狗把我咬了！

（四疙疸和成五爺攙馮寶和進來）

馮寶和　（壓低了聲音）那姓史的——

四疙疸　他才出去！

馮寶和　我點刀傷藥給我！疼的利害！

成五爺　咬了什麼地方！

馮寶和　大腿，這混蛋！

四疙疸　團長，你來的好……

馮寶和　（性急的）刀傷藥！刀傷藥！

四疙疸　團長，我們完了！

馮寶和　什麽？

四疙疸　紅眼八三去告我們的密了！

馮寶和　哎！

四疙疸　我以爲他靠的住的，誰知道他竟是個白臉奸曹操！

馮寶和　（跳起來）你這混蛋，叫你小心點，小心點——哎喲，偏偏又被狗咬了！

四疙疸　沒法子，這也是命！

（八大八上）

成五爺　怎麽樣？

八大八　他沒有到學堂去，一直回家了！

四疙疸　回家也沒用，反正是早晚的問題了！

馮寶和　你這壞蛋！你這女人，你毀滅了全世界！……我們得做點事，做點事，他住在什麽地方？

四疙瘩　土地廟裏！

馮寶和　離此地遠嗎？

四疙瘩　不遠，只隔八家八家！

馮寶和　幾分鐘可以走到？

四疙瘩　不知道！

馮寶和　怎麼不知道，混蛋！

成五爺　抄小路，用不了三分鐘！

馮寶和　有小路嗎？

四疙瘩　有，從我家的後園子拐出去，有條小路！

馮寶和　後園子，後園子有狗哇！

四疙瘩　不怕，那個——狗是我的！

馮寶和　你的嗎？哼！他有家眷嗎？

成五爺　沒有，就他一個單身漢！

馮寶和　隔壁都是些什麽人家！

成五爺　都是空地！

馮寶和　離學堂近不近？

成五爺　很遠！

馮寶和　好，走，帶一把斧子！

四疙疸　斧子？

馮寶和　鎗不能用！帶斧子！

（四疙疸去找斧子）

馮寶和　成老五，你趕緊把手下人召集起來，在村子裏放火！

成五爺　放火！

馮寶和　對咧，放火，皇軍看見火光，就會打過來的！

成五爺　放火燒誰呢?

馮寶和　你現在還管他是誰呢，事情已經弄壞了!

成五爺　可是——

（四疙疸持斧上）

馮寶和　別講了!預備好咧嗎?

四疙疸　好咧!

馮寶和　前面走!

（四八下）

（風狂嘯着）

（史進，葛瑞，沈披云上）

（史進顯然是大受刺激，走路有些搖搖擺擺，熱度更高，病使得他非常興奮，他一進門，便把大衣抛在地下，在地下來回的走!）

（葛瑞趕緊去把大衣拾起來，預備仍舊給史進披在身上）

葛瑞　老史，你不該——

史進　（推開葛瑞）你別管！

葛瑞　幹嗎跟自己的身體爲難呢？

史進　我發燒！（跑到窗前推開了窗，一陣風吹進來）喝，好風，好風，痛快，痛快！

葛瑞　（躭心的）你要幹嗎？

史進　我要雪！

葛瑞　（吃驚的）做什麼？

史進　洗臉！

葛瑞　你想找死——披云來，咱們收拾他一下（他做出要強制攙送史進的樣子）把他送到床上去，他該休息一下了！

史進　（掙扎怒聲）你們敢！

葛瑞　（瞪住了）史進！

史進　你們敢！（興奮的）這就是他的工作嗎？這簡直是存心破壞！打入，他有什麼資格打入！我們幾天來建立的一點點基礎，都被他毀了！（他抓了一把茶壺）

葛瑞　（急忙喊）那是冷水！

史進　我正要冷水！（他飢渴的喝下去）

葛瑞　（絕望的）嗐！我知道，你是賭命啊！

史進　不錯，成老五是漢奸，應該逮捕，可是要顧到他的影響啊，現在你們看——這就是這件事的結果。但是，他為什麼打入呢？他那一拳把一切都打光了，你們為什麼不阻止他，為什麼，為什麼！

披云　我們來不及阻止，他已經——

葛瑞　是的，我們來不及，他和禿子面對面的站着，那時候因為鎗的問題，他們鬧的很厲害，禿子說：我不受你的騙，想把鎗騙出來收拾我嗎？我不幹，成五爺已經替我做了

披云　一個榜樣了，老姜一生氣，禿子就被他打倒了！披云，你看淸楚了是怎麼回事沒有？

史進　看也沒看見！那時候我正跟幾個自衛隊員講話，忽然，場子一亂，大家就逃跑了！
他就帶了兵去追，是不是？這多麼可恥，多麼可恥，他們好容易回來，又被他嚇跑了！
我們在老百姓的眼裏，壞印象已經夠多了！才來的時候，馬糟踏了農民的田，把田裏的麥苗踏毀了，這幾天村子裏還不斷的丟鷄，並且，我聽說，我們的一個女同志，又公開的調戲一個叫豹子的農民，把他嚇的不知去向了！

披云　史同志，你說什麼？

史進　我說，我們的一個女同志——

披云　（怒喊）這簡直是一種侮辱！

葛瑞　披云，別理他，他是一個病人！
（菓子及農民甲上場）

菓子　葛大嫂，葛大嫂，事情糟了！

史進　怎麽樣？

菓子　姜先生在滿村子抓人呢？

史進　什麽？

菓子　他已經用麻繩捆了好幾個了！

葛瑞　用麻繩捆哪！

菓子　大腦袋，馮六，老和尙，都被他用麻繩捆上了！

史進　哈哈！——衛思華呢？

農民甲　我們跟衞先生去找姜先生，姜先生正在那兒捆人，衞先生勸他回來，他不肯，衞先生才派我同菓子回來報告的！

史進　我要逮捕他！

葛瑞　什麽？

史進　我要逮捕姜克！

葛瑞　老史，別因爲你生病，就太感情用事啊！

史進　我感情嗎？我倒以爲我這一向太冷靜了呢！

葛瑞　我承認，你很冷靜，但是——

史進　不要多講了！

（沉默）

披云　我覺得——我快支持不住了！

葛瑞　什麽？

披云　我要病了！

葛瑞　……

披云　我一定是要病了！我非常疲乏，我再不能支持了！勉強是沒有好處的！我需要休息，我想走了！

史進　到那兒去！

披云　回到後方去！

史進　去享福嗎？

披云　隨你怎麼說吧，我明天就走！

葛瑞　披云，你瞎說，你講昏話嗎？

披云　不，我的身體實在是——

史進　哼，這是頂好的藉口！

披云　我神經衰弱！

葛瑞　神經衰弱有什麼關係！

披云　我的心臟也不好！

史進　（跳起來）說謊，你說謊！你們這些騙子！

葛瑞　史進——

史進　（更興奮的）你神經衰弱，你受不住不飽，受不起艱難，經不起折磨，你想逃避了，

披云　你！想苟安偷生了。

史進　是的，我是想苟安偷生，這種工作對我不相宜，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跑下）

菓子　滾你的吧！夢想着奴隸生活的人，滾開吧！中國呀，你眞不幸，你的子孫爲了一點細故，就想拋棄你了！

葛瑞　（慌張的）葛大嫂，史先生他說什麼？——

菓子　沒有什麼？

葛瑞　是我們的自衛隊幹不成了嗎？

農民甲　不，不是的！他發燒燒昏了頭了！

史進　應該找先生瞧瞧，咱們這兒的狗二先生，是個神醫，躺在棺材裏的病人，他都能瞧好了！

菓子　我不需要什麼狗二——（平和的）放心吧，兄弟，這——不要緊的！

葛大嫂！

葛瑞　……

葉子　我的老二，他回心轉意了！他答應參加自衛隊呢！

農民甲　老二嗎？那太好了，牛也鬥不過他的！他是條漢子，一個好幫手！

葛瑞　（感動的）你們是太好了！

（姜克，衞思華及一衞兵乙上）

姜克　（走向史進）聽說你找我……

史進　……

姜克　我因爲忙着搜查，所以沒有來！

史進　……

姜克　成老五已經逃跑了！那些混蛋老百姓，也想跟着他跑！

史進　……

姜克　我們不能不用嚴厲的手段！

史進　……

姜克　因爲我得到一個情報，說是日本人已經逼得很近了！

史進　（冷冷地）那麼，你做了些什麼呢？

姜克　我強迫他們回來！

史進　用麻繩捆嗎？

姜克　事前沒得你的同意，我很抱歉……

史進　那末，你以爲你是對的了！

姜克　我來不及徵求你的意見，我不能不取斷然處置！

史進　很好，他們怎末樣呢？

姜克　他們現在老實了！

史進　老實抗不了日啊，先生！趙得功去，把他們放了！

姜克　怎麼——

史進　趙得功去，把老百姓放了！

衞兵乙　是（下）

姜克　你想放他們逃去嗎？你！

史進　這是他們的家，要是他們想逃，也只好由他們！

姜克　史進，你敢——

史進　我嗎？我要——我以爲應該綁的不是他們，倒是你！

姜克　（大怒）你說什麼？

史進　（厲聲的）我要逮捕你！

葛瑞　史主任——

史進　你現在是失掉自由了！

姜克　（激動的）你有什麼資格這樣做，你——破壞抗日陣線嗎？削滅抗日力量嗎？你是什麼東西，你！我在前線上掛過彩，我——我要到軍部去告你！

史進　隨你的便！但是現在我卻要逮捕你！你說他們想逃，是你逼得他們不得不逃，你說他們老實，是你綁得他們不得不老實！削滅抗日力量的是你！就是爲了這個，我逮捕你！

姜克　你——

史進　多講也沒用了！

（突然遠處有敲鑼聲，衆人皆大驚）

葛瑞　這是什麼，敲鑼幹嗎！

菓子　怕是失火吧！

（火隨風起，一剎時，滿天皆紅）

思華　這樣大的風，糟了！

史進　這不會沒有原故的！

姜克　管他什麼原故，火起了，就該去救！

史進　請注意，你已經被看管了！

姜克　（咬牙切齒的）官僚腐化份子，敗類！

葛瑞　（情急的）這是什麼時候，你們還吵架，攻擊，難道這也是工作嗎？

（兩人都不響了）

（衞兵丙上）

衞兵丙　報告主任古老大家，突然起火，因爲風大，燒起來了！

史進　什麼原因！

衞兵丙　原因還不知道，看起來像是有人故意放的！

菓子　這沒有別人，一定是成老五！

史進　你怎麼知道？

菓子　他們是仇人，成老五臨走不甘心，就使壞了！

史進　不會這末簡單。

衞兵丙　史主任，馮營長請你準備一下。
史進　怎麽？
衞兵丙　因爲住在淸風鎭的敵兵，有向我方移動的形勢！
史進　知道了！——馮營長怎麽樣？
衞兵丙　他正在作作戰的準備！
史進　這不能夠的！
姜克　你說什麽？
史進　我說，假如敵人是有計劃的進攻，我們就要避免犧牲。
姜克　眞是說的好聽！
史進　我們只有一營兵力，拼命是沒有用的！
姜克　你想怎麽樣？——
史進　我想——葛瑞，馬上去請馮營長，思華同志，你趕緊同這位女同志，去把全體自衞

隊員召集起來，最好把全村的老百姓都約集在一道，我們要準備退却！

（葛瑞等急下）

姜克　準備退却！

史進　退却並不是失敗！

姜克　但是却十分可恥！

史進　你最好不要開口了！

（披云急上）

披云　怎麼，怎麼，你們還呆在這兒，敵人已經進攻了！

姜克　史進準備退却呢！

披云　退却？老姜，你怎麼樣？

姜克　我願意一個人留下！

披云　老姜，算我一個！

史進　你們幹嗎？找死嗎？死也要死得有價値，這算什麽，我不能允許——

披云　（厲聲）史進！你看，沈披云也並不想苟安偷生，也不要到後方去享福，沈披云不過看不慣你那鬼樣子吧了！

史進　但是，小姐，這是中華民國三十八年，莽張飛是沒有用的！

披云　一個懦夫倒反而有用嗎？

姜克　披云，和這種人有什麽話說，來，我們去看看！

披云　（下場）史進，這是一個好教訓，想想自己，你再批評別人！

史進　可是——披云——

（披云不顧下）

史進　（沉思有頃，自言自語的）這兩個傻孩子！

（遠處火光燭天）

（幕落）

——第二幕完——

第三幕

小學校的教室。

舞臺後面，有一排格子窗，窗戶紙已經破爛了，可以看見乾枯了的樹跟左角的一個馬棚，馬棚旁有日軍崗位，有時觀衆可以看見他荷着槍來回來去的走。

室內桌椅零亂，壁上亂七八糟。左方有講臺，靠臺的牆上，有一塊黑板，黑板上用粉筆亂寫着一些莫明其妙的字！

有寥落的槍聲，在寂寞的鄉野裏響着。

四疙疸伏在棹子上，像是睡着的樣子！

一會兒，菓子偷偷地進來。她走的脚步很輕，小心而謹愼，好像怕驚動了四疙疸似的。

四疙疸 （突然抬起頭來）誰？

菓子 （下意識的想逃走，但立刻就鎮定的站住了！）

四疙疸 （吃驚的）你？菓子！

菓子 是菓子，菓子回來了！

四疙疸 （狠狠的）你回來的好！

菓子 老四，這兩天，中國軍隊退了，你發財呀！

四疙疸 （咬牙切齒的）哼，你回來的好！

菓子 老四，又沒傷風，幹嗎講話這末氣濃濃的，「你回來的好！」回來跟你作伴兒，可不是好嗎？

四疙疸 我問你——你回來幹嗎？

菓子　我回來呀，看我們老二！

四疙疸　你們老二在馬棚子裏！

菓子　什麼？

四疙疸　讓日本皇軍給關起來咧！

菓子　爲什麼？

四疙疸　爲什麼？——我也不大淸楚！

菓子　老四，別瞞我，一定是成五爺那狗王八害的！

四疙疸　知道嘛——還問！

菓子　他現在怎麼樣了？

四疙疸　還沒有死！

菓子　（指着外邊）是那個馬棚子嗎？那個嗎？那裏面屎呀尿呀的，可派人收拾過呀？

四疙疙　犯了罪還想享福嗎？又不是供財神，要那末乾淨幹嗎？日本人這兩天是忙着打仗，

要不哇，他早就見了閻王咧！

菓子　就他一個人嗎？

四疙疸　姓姜的那個男人，姓洗的那個姑子都被皇軍抓住了。老二，老大，跟他們是一票貨。

菓子　他們在一道嘛？

四疙疸　在一道！成老五說，他們是同黨呢！

菓子　老四，我要看看我們老二！

四疙疸　……

菓子　我去看看他，關了兩天，不曉得關成什麼鬼像了。這孩子，野馬似的，這怎麼……

四疙疸　（厲聲的）菓子！別作夢！想在老子跟前棹搶花嗎？你也不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

菓子　這可是沒的扯臊！這是求着你了，用的着這末橫眉豎眼的，虧你還是古老大的好朋友呢，別不要臉了！

四疙疸　菓子！你到底回來幹什麼？

菓子　回來看看房子，看看地，我的家，我不回來，還得在外頭嗎？回來的又不止我一個人家東洋人貼了那末大的告示，叫老百姓回來，你難道瞎了嗎？

四疙疸　別人都可以回來，就是你——你不能回來！

菓子　（吃驚的）怎麽？

四疙疸　你心裏明白！

菓子　明白什麽？

四疙疸　（冷笑）你跟着中國軍隊跑了，還想裝佯嗎？我閉着眼睛，也看的見你的心！

菓子　老四，你一個男子漢，可不能這末空口白舌的誣賴好人，我明明躲在山裏——

四疙疸　什麽山，鬼門關，——要在前兩天，我這就把你送進鬼門關去！現在——去你的！老子不惹你！

菓子　嚇，瞧你的口氣，你倒以為——

四疙疸　少廢話，要你別礙我的手，我也不跟你搗麻煩。一來呢，古老大是個朋友，二來呢，我

菓子　——我這兩天，灰了心咧！
四疙疸　怎麽？
菓子　這是我的事！
四疙疸　……
菓子　滾吧，滾吧！別不要臉的！
四疙疸　你呀！
菓子　什麽？
四疙疸　槍響！
（果然有槍聲）
菓子　槍響啊，算不了什麽？自從皇軍來以後，槍就沒停過？他們子彈多，不放，留下幹嗎呢？
四疙疸　怕不是子彈多，倒是因爲心裏害怕，纔放槍張膽子的吧！
菓子　這……這——我不知道！人家說這是史進那傢伙搗鬼，你旣然是跟史進跑了，你

還能——

菓子　老四，你怎麽咧？這末疑神見鬼的，我看你的樣子不對啊！

四疙瘩　不要你管！

菓子　我看．——小樣？瘦了嗎？

四疙瘩　……

菓子　有什麽不趁心嗎？講給菓子聽聽，——啊，對咧，方纔你爬在桌子上幹嗎？打盹，傷心，還是想心思呢！

四疙瘩　（跳起來）去，去，去！別逗老子的火！你回來幹嗎？騙的了別人，騙不了我！老子打盹，睡覺，想心思，跟你個騷婊子什麽相干——

菓子　既然不相干，說說有什麽要緊呢！菓子心裏疼你呀！

四疙瘩　告訴你——老子殺了人！

菓子　什麽？

四疙疸　紅眼八三的尸首，在土地廟裏躺了兩天咧！你要去看嗎？那鬼東西，眼睛擠呀擠的擠了一輩子，死後可把眼睛睜的那麼大，他爲什麼睜那麼大呢？他死的屈呀，他不甘心哪！他跟上我了！

菓子　原來八三是你殺的！

四疙疸　是我，怎麼，你想告密嗎？可惜現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菓子　（急忙更正）不，不，我是說，該多給他燒點紙啊！

四疙疸　有什麼用，有什麼用！老尙和舖子裏的刀紙都被我燒光咧，一點都沒用！他寃魂不散，白天黑日的跟着我——媽的，和尙道士又都他媽逃難去咧！

菓子　（故作同情的）老四，聽我說，買口棺材把他埋了嗎？入土爲安，那會好一點！

四疙疸　買棺材不要花錢嗎？我那兒有錢呢？倒像我是財主似的。我連條破蓆子也買不起。你這騷貨，又想打我的主意了！

菓子　那也不能——

四疙疸　別囉嗦！你給我滾吧，等會叫日本人看見，又要麻煩了！

菓子　老四，答應我，叫我去看看老二吧！

四疙疸　別想！我不惹你，已經够交情了！老子灰心了，八三一個，已經把我纏够了，算你運氣，你就別癡心妄想了。告訴你，平沼少佐已經回來咧！

菓子　什麽，他不在此地嗎？

四疙疸　他忙的很呢！

菓子　他忙的很，忙什麽呢？

四疙疸　忙着打游擊隊呀！

菓子　游擊隊？游擊隊在那兒呢？

四疙疸　尋開心嗎？菓子，這是你的行當，你還能不曉得，史進來派你臥底，是不是？別把眼睛瞪那末大，我們井水不犯河水，兩便吧！我看哪，你快點滾吧！一會兒有人碰見，就不好辦了！我不惹你，別人可靠不住了，年輕輕的，要把小命送了，不太冤枉！

菓子　你不答應我，我不走！

四疙疸　怎末？

菓子　（悽楚狀）老二要有個三長二短的，我也活不成了！

四疙疸　是你眞心掛記老二？

菓子　還會是假嗎？你們這些臭男人，沒一個知道咱們女人的心。就像我們老二吧，我一天到晚的把他放在鼻子尖上供着，他可還是閻王爺似的，兇嘛兇的要死，動不動就伸拳頭，可是我呢？我——我——

四疙疸　得啦，得啦，別又掉眼淚——我怕——快點，快點，有人來了！

菓子　那兒？

四疙疸　那不是！——快滾，快滾，打這個門，走後院（菓子下）這騷表子，一定有鬼！（怔了半天）管他呢，只要保的住我自己，別人的事，也懶得管了！（打哈欠）

（馮寶和，成五爺上）

馮寶和　沒什麼事嗎？
四疙疸　沒——沒什麼！會有什麼呢！現在是天下太平了！
馮寶和　當心！那個姜克，是重要的人犯呢！
四疙疸　放心好了！這點小事——
馮寶和　（截斷的）把古老大跟古老二帶來！
四疙疸　單帶他們兩個嗎？
馮寶和　對了！我要審問！
四疙疸　是！（下）
馮寶和　成老五，叫你預備的人，預備好了嗎？
成五爺　正在預備，團長，這是很困難的！
馮寶和　（怒容）什麼，很多老百姓，不是全回來了嗎？
成五爺　回來是回來了！

馮寶和　那你還對我說困難，困難，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成五爺　是，團長！

馮寶和　連找幾個民衆代表都困難，你還當什麼維持會會長，你說！

成五爺　是，團長！

馮寶和　你當心點吧！

成五爺　是，團長！其實呢，他們是有點兒怕，不過也不要緊的，我已經吩咐八大人極力給辦了！

馮寶和　平沼少佐回來了！皇軍的宣撫班一會兒就要來宣撫的！到時候沒人，我要你的腦袋！

成五爺　放心吧！放心吧！團長！

馮寶和　光有人也不行，要把話也準備好！到時候要出了亂子，可不是玩的！聽見了沒有！

成五爺　聽見了，團長！

馮寶和　你們這羣東西，沒一個會辦事的，全是濃包！

戍五爺　團長，團長，你眞是幹嗎生氣呢，小心把身體氣壞了，生氣是傷胃的！

馮寶和　哼！

（四疙疸帶古老大古老二上。古老二，古老大衣衫襤褸，形容枯槁。）

四疙疸　見見馮團長！

古老二　馮團——

古老大　（制止他）老二！

古老二　……

馮寶和　誰是古老大？

古老大　……

馮寶和　（厲聲的）誰是古老大？

古老大　……

四疙瘩　團長問你，你為什麼——
古老大　我是！
馮寶和　我問你話，聽見了沒有？
古老大　聽是聽見了！
馮寶和　聽見了為什麼不答應？
古老大　為什麼要答應呢！
馮寶和　什麼？
　什麼你個——（突然又溫和了）你是古老二嗎？
古老二　我是！
馮寶和　你為什麼參加自衛隊？
古老二　團長，我們——
古老大　（制止的）老二！
古老二　……

馮寶和　爲什麽不講！

古老大　……

四疙疸　老大，團長問你，怎麽不言語，有什麽委曲，講給團長聽聽，團長給你們想法子的！

古老大　想法子，想法子把我關起來嗎？四疙疸，別在我面前擺交情，咱們的交情早就完了！

四疙疸　怎麽，老大——

古老大　我的事，你還不曉得嗎？裝什麽腔，別貓兒哭耗子，假充正經了！

四疙疸　老大，這事你不能怪我——

古老大　不怪你怪誰？你原來跟成老五是一夥，你們原來是合夥害我們弟兄的！好，我這一輩長瞎了眼，下一輩子不會瞎，總有一天，我要找上你們！

成五爺　（冷笑）……

古老太　笑什麽？你笑什麽？你這奸賊，古老大這輩子完了，古家的種還有！我還有兒子，有孫子，只要天下有古家的人，你這兔兒羔子就別想逃出古家的手！

成五爺　……

馮寶和　古老大，我問你，你想不想活！

四疙疸　螻蟻都貪生，人那有不想活的呢！團長——

古老大　住口！在成老五手下討活命嗎？哼，我早就想開了！我甯肯死！成老五，我成全了你，你這把刀算是借着了！

馮寶和　不要管什麽成老五，現在是我，我馮寶和要叫你活！

古老大　你嗎？

四疙疸　團長，你多栽培吧！這古老大其實是個好人！

成五爺　好人，好人就不會參加自衛隊了！

四疙疸　成老五，你憑良心講——

成五爺　憑我的良心，他們弟兄都是自衛隊員！

馮寶和　自衛隊員也不要緊，只要——只要你肯做一件事！

古老二　什麽？

成玉爺　（恐惶的）團長，你眞想把他們放掉嗎？

馮寶和　不是我要放——是平沼少佐，平沼少佐要提拔他們！

四疙疸　這太好了！老大，你得救了！

馮寶和　這件事要成了功，平沼少佐還要賞你們官做呢！

古老二　什麽事，什麽事？馮團長！

馮寶和　這件事也很簡單，就是要你們到中國軍隊裏去，冒充逃出去的自衞隊員，把他們的眞實下落告訴我——

古老二　大哥，你看——

古老大　（冷冷地）是要我替我的仇人作奸細嗎？

四疙疸　你答應了！

古老大　不答應！

古老二　爲什麽不，爲什麽不，大哥，爲什麽不呢?!我們可以活咧！

馮寶和　對啦，這樣，你們可以活咧，不過，你們要是一去不反呢，那不太危險了嗎?小夥子，幹嗎這末性急呀，想逃到中國軍隊裏去不回來嗎?

成五爺　他一定是打這種主意！

馮寶和　小夥子，這一層，我比你想到的還要早！在馬棚裏關着他們兩個人，姜克跟沈披云，沒去之前，你們先要動手把他們兩個幹掉，作爲保證！

古老二　幹掉姜克跟沈披云啊！

馮寶和　對咧，只要他們見了血，你們就可以走路了！

古老大　請不要講了，我早已告訴過你，我不答應，除非是——

（八大人上）

八大人　報告團長，民衆代表已經準備好咧！

成五爺　（欣慰的）已經準備好了！

八大人　累的我像個三孫子，跑了一頭的汗，纔死活的抓了幾個來！

馮寶和　好咧——你們下去考慮一下吧！回頭事情完了，我聽你們的回話！四疙疸，把他們送回去！

四疙疸　是！

古老大　我們用不着考慮，我們——

馮寶和　（厲聲的）回頭再講！

四疙疸　走吧，走吧！

（帶古老大古老二下）

馮寶和　你是說，民衆代表已經準備好咧！

八大人　準備好了！

馮寶和　一會兒宣撫班來的時候，講些什麽話，吩咐了沒有？

成五爺　對咧，一會兒宣撫班來的時候，講些什麽話，吩咐了沒有？

八大人　還吩咐呢，你也不想想，找他們來，够多困難！

成五爺　胡說！找幾個代表都困難，你還作什麼維持會的副會長！

八大人　沒困難？你自己去試試看！

成五爺　還敢多嘴！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八大人　這眞——

成五爺　當心點！

八大人　這眞奇怪列！

成五爺　（威風的）什麽奇怪不奇怪！一會兒要是代表們回錯了話，我要你的腦袋！

馮寶和　算了吧，算了吧！代表們來了沒有？

八大人　來了，都等在外面！

馮寶和　叫他們立刻進來！

八大人　是！（下）

馮寶和　我要問一問，我要親自訓練一下！

成五爺　經您這末一調理，管就沒事了！

馮寶和　也難講——總要好一點！

（老尙和禿子，大腦袋，豹子的娘及三四個農民農婦上）

農民們　（亂嘈嘈的）誰是日本人？

那個？

那個小鬍子嗎？

八大八　（厲聲的）不要響！

（農民們靜默）

八大八　站好！（向禿子）你那條腿伸出來幹嗎？縮回去！

（農民們竊竊私語，終至一聲不響了！）

馮寶和　你們都是本地方的民衆代表嗎？

農民們　……

八大人　死人！問你們，是不是代表！

老尙和　（站出來，嚇得打戰的）報告大老爺，我們種田人，都不帶錶，我們雞叫三遍就起來，太陽打橫，就回家吃飯——

八大人　胡說！

老尙和　……

八大人　連代表都不懂，還當什麼代表！

老尙和　……

八大人　快進去！

（老尙和急忙退回去，一不留神，踏了農婦甲的脚）

農婦甲　啊喲！

八大人　叫什麼？

農婦甲　他踏了我的腳了！

八大人　我看你們是找死啊！再替我現世，要你們的腦袋！

農民們　……

八大人　聽見沒有？代表的意思就是——代表是——要是問你們是不是代表，就說「是代表！」懂不懂？

農民們　……

八大人　（向寶和）他們已經懂了！

馮寶和　你們都是本地方的民衆代表嗎？

（農民們沉默了半天，推三阻四，終於老尙和又被推出來了）

老尙和　（張口結舌的）是代——是——

八大人　代表，代表！

老尙和　是代表！

馮寶和　你們的生活很苦嗎？

老尙和　（惶張的）沒——沒什麼？苦慣了！

馮寶和　皇軍到這兒來，你們的感想怎麼樣？

老尙和　我們都不敢響一響，要挨打呀！

八大人　混蛋！說「很好，很好！」

老尙和、（費勁的）很好很——好！

馮寶和　皇軍到這裏來，是替你們解除痛苦的，中央軍對你們，太不公道！

老尙和　也沒——也沒什麼！大嬰孩的香烟，只賣兩毛錢一包，是頂公道的價錢了！

馮寶和　（生氣的）這，這怎麼行，（對成五爺）你要我的好看嗎？

老尙和　（傷心的）我小時候也不難看，七歲上跌了一跤，破了像，這才變的難看的！

八大人　還胡扯！

（兩日兵上）

日兵甲　平沼少佐到！

馮寶和　（踏腳）糟了糟了！

（平沼，獺尾，櫻內及四疙疸上）

八大人　當心點，別亂動！

（大家肅靜）

平沼　我方纔打村西頭過，看見一個很大的穀倉，那是誰的？（衆人不響）是誰的？

四疙疸　那——那是我的！

平沼　哦，你的！很好，很好！在這種時候，你蓋那麼大一個穀倉，幹什麼？

四疙疸　我們種田人，一年的收成，都藏在穀倉裏，那還是早先蓋的。

馮寶和　是的，少佐！我在祕密活動的時候，就藏在那裏面。

平沼　好傢伙，幸虧我發覺的早，要是——我現在要把那穀倉燒掉，你心疼嗎？

四疙疸　什麼？少佐！

平沼　怎麼，你不願意嗎？

四疙瘩　可是，少佐——

平沼　要是人不知鬼不覺的，那裏面藏下人，你敢負責任嗎？

四疙瘩　那是不會的，少佐——

平沼　我們的敵人詭計多端，你怎麼曉得不會的！去，給我燒掉！

日兵乙　是（下）

四疙瘩　（絕望的）少佐——

馮寶和　別響了！

四疙瘩　可是，團長！——

馮寶和　（厲聲）聽見沒有！

四疙瘩　……

平沼　這個村子南邊，有一大片樹林子，那是誰的？

四疙瘩　那——也是我的！不，也有他們的！是村子裏公有的！

平沼　（走向農民等）哦，這都是民衆代表嗎？

馮寶和　是，少佐！少佐問你們，為什麼不響！

平沼　誰是代表？

農民　……

八大人　（指老尙和）你，站出來！

老尙和　（戰戰兢兢的走出了一步）

平沼　你叫什麼？

老尙和　（費了很大的勁，只落得乾咳了兩聲）

馮寶和　少佐問你姓什麼，叫什麼？

老尙和　（急忙的）老尙和！老尙和！人家都叫我老尙和！

平沼　那村外的大柳樹，很容易被敵人利用，我現在要派人斫掉，你們願意嗎？

老尙和　我——我不敢不願意！

四疙疸　（怒容滿面的）不是你的東西，你自然是願意！

平沼　說什麼？！你

四疙疸　少佐，那些樹是祖宗世世留下來的，到現在已經幾百年了。都沒敢動一棵，老人說，那關係着本村的風水，裏面住着神仙，要是砍掉，河裏就要發水，村子就要淹沒的！

平沼　混賬！

四疙疸　少佐——

馮寶和　還敢作聲！

四疙疸　（哀求的）團長，你答應我的，日本人來了，我就可以保持產業——

馮寶和　現在還不到時候！

四疙疸　現在他們要——

馮寶和　你想找死嗎？！你

四疙瘟　……

平沼　斫掉你們的樹，是爲了保護你們的安全，這些蠢東西，一點感激的意思都沒有！

四疙瘟　（憤然欲言又強力遏止。）

獺尾　（跑上前來）少佐，讓我替你拍張照，寄到國內發表好嗎？

平沼　（和顏悅色的）很好，謝謝你！

獺尾　（站好姿勢）少佐，你臉偏這邊一點，最好是能跟這個農民握手！

平沼　好的！（向老倘和伸出手去）

老倘和　（莫明其妙的樣子）

馮寶和　握手，握手！懂不懂！牽牽手！（把老倘和的手放在平沼手裏）

老倘兒　（受寵若驚的）大人，你的手頂熱呢！

獺尾　少佐，你臉現微笑，微笑，再溫和一點，再親密一點，好，好！（向馮寶和）告訴那混蛋，叫他也笑笑！表示感激的意思！

馮寶和　咧開你的嘴！咧開！——媽的，叫你咧開嘴笑，你這變成咧開嘴哭了！——叫你笑，聽見沒有！

老尙和　（惶張的）聽見了！

馮寶和　怪像，又沒死老子，你這是給誰報喪啊！

邏尾　好，好，手再握緊一點，別動！好了！媽的，累了我一身汗！

馮寶和　還站在這兒幹嗎？滾回去！

櫻內　別忙，別忙。你是本村的代表？很好，很好，你有幾個孩子？

老尙和　我？我？——

櫻內　自然很多，是不是？你們都有孩子，是不是？你們的生活很苦，你們的孩子也很苦，皇軍非常可憐你們，皇軍到這兒來，就預備拯救你們，把你們救出火坑，叫你們安居樂業。瞧——這兒有很多糖，這些糖又甜又香，孩子吃了就長的又肥又胖，會長生不老的！皇軍幫助你們，就給你們這些糖，你們也要幫助皇軍，就——啊，有孩子的

人，到這兒來領糖——

農民等　（均退步不前）……

櫻內　來，把糖發給大家！

（日兵甲發糖）

老尙和　（接糖）這是眞正的東洋糖呢！

櫻內　你看，很好，是不是！

菓子　（在人羣背後）別要他的糖，糖裏下了毒的！

櫻內　誰講話，誰講話？

農民等　……

櫻內　好好的糖，怎麼說是有毒，媽的！好歹也不懂嗎？

馮寶和　（把菓子抓出來）你，你是誰？

菓子　（痛苦的）喲，你扭斷我的筋了！別人的肉，你像是一點都不心疼似的！（並且趁

勢翻了他一眼。）

馮寶和　……別胡扯，你……（故作兇狠狀）你，那兒來的？

菓子　媽媽養的，那兒來的？總不會是從石頭縫裏爆出來的！

馮寶和　我以前怎麽沒見過你？

菓子　你團長的眼界高啊，咱們一個黎民小百姓，你團長那裏會看的見呢？

馮寶和　胡說，是人我總看的見的！

菓子　難道我還是個神嗎？哦，今天東海龍王不在家，菩薩奶奶就出來顯聖了。——虧你是個團長，要是個皇帝，這股子勁，怕要吃人了！團長，你跟皇帝誰大？

馮寶和　……別胡扯……

平沼　你怎麽說這糖裏有毒呢？

菓子　我也是聽說！幹嗎這末頂眞呢！要是沒有，那不更好嗎？你先生貴姓是？——

櫻內　這是平沼少佐！

菓子　眞好笑！有姓趙的，有姓錢的，從來沒聽見說過什麽平沼少佐，你們那地方，大概很奇怪吧！

成五爺　報告少佐，這女人不是個好東西，她——

四疙疸　（搶着說）她是個破鞋！

平沼　破鞋！

四疙疸　誰都能穿的意思！

平沼　沒有問題？

菓子　離着問題，還遠的很呢？

平沼　哈哈！（向櫻內）這女人倒機靈的很，要好好訓練訓練，川島芳子恐怕都不如她呢！

櫻內　聽見沒有？你，少佐要提拔你！

菓子　哦，大天白日的，你喊什麽？你看你這個人，眞是——

平沼　（微笑頷首）很好，很好！

農民等　……

櫻內　皇軍幫助你們，給你們糖，你們也要幫助皇軍，把田裏的麥苗剷掉——

（日兵甲發完了糖）

四疙疸　什麽？

櫻內　皇軍不需要麥子，皇軍需要棉花，你們要幫助皇軍，我們彼此要互助，你們要剷掉麥子，種棉花！

農民們　種棉花？

種棉花？

四疙疸　種了棉花，我們吃什麽？——

櫻內　你們——怎麽，你們是不肯嗎？

四疙疸　麥子已經下種了！

櫻內　剷掉，剷掉，聽見沒有？

四疙疸　可是——

櫻內　要是不遵從命令，皇軍可就不客氣了！

（日兵乙綁平仙上）

（農民騷動）

日兵乙　報告少佐，我們奉命去燒穀倉，在穀倉裏搜出這個女人，她，她藏在裏面！

平沼　什麼？

日兵乙　她藏在裏面！

平沼　好危險！你是誰？（掏出手搶來）說！

平仙　（不動）……

平沼　你藏在裏面做什麼？給敵人作間諜，還是——

成五爺　（急忙的）少佐，她是一個很好的百姓！——

平沼　不要你管，不說，打死你！——

成五爺　少佐，別開槍，她是小學教員的老婆，一個——

平沼　你男人呢？

平仙　我不知道！

成五爺　她男人——她男人——

八大人　跟着敵人跑了！

成五爺　八大人！

平沼　喝，現在在什麼地方？

八大人　說！

成五爺　八大人，別太缺德呀！

八大人　現在你可落在我的手裏呢！

平沼　你男人在什麼地方？快說！

平仙　我不知道！

平沼　找死嗎？給你一分鐘的限，不說，打死你——一，二，三——

櫻內　（攔住平沼）少佐，留下她吧！

平沼　怎麽？

櫻內　年紀輕輕的，不太可惜嗎？

平沼　哼！

櫻內　我們要慢慢的審啊！

平沼　便宜她——

櫻內　來，把她關在——關在那間房子去吧！

八大人　是，走！（拖平仙）媽的！現在你也落在老子手裏了！快點，快點！（拖平仙下）

平沼　好危險，馮寶和！

馮寶和　有！

平沼　給你三天的限，在這村子的左邊，修一條公路——

馮寶和　什麽？

平沼　這條公路要跟平漢路相接——

馮寶和　爲什麽？

平沼　爲了便於保護中國老百姓！

馮寶和　可是，路基沒有啊？

平沼　老百姓家裏有的是牆，拆牆！要那麽堅固的房子幹嗎？給敵人做掩護嗎？

馮寶和　老百姓的房子——

平沼　不要再講了！

馮寶和　（望衆農民，衆農民怒容）這是很困難的！

平沼　困難！哼！拆房子都困難嗎？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馮寶和　少佐——

平沼　虧你還是皇軍的一個團長呢！給你三天的限，三天公路不動手的話，要你的腦袋！

（農民譁然）

平沼　都給我滾出去！

（日兵丙上）

日兵丙　報告少佐！游擊隊已經打到西山了！

平沼　什麼?!

日兵丙　打到西山了！

平沼　馬上集合！馮寶和，那古老大的事情怎麼樣?

馮寶和　正在進行！

平沼　哼，我拜托你了！（下場，日兵，櫻內，纐尾等隨之）

農民們　（暴怒的）什麼，要拆房子嗎?要剷麥子嗎?

我們不幹！打！

（農民們大譁）

馮寶和　（厲聲）滾！滾！

成五爺　滾出去！

四疙疸　團長，這算什麼，這是要我們的命嗎？

（衆農民喧譁着下場）

馮寶和　我的命都保不住，還講你們！

四疙疸　你答應過我說——

馮寶和　日本人也答應過我的！

四疙疸　可是，我只能問你——

馮寶和　你問我，我去問誰，別跟我亂了！

菓子　老四，這兒來！

四疙疸　哼，你好！

菓子　老四，我謝謝你！

四疙疸　算了吧！

菓子　來呀！

四疙疸　幹什麼？

菓子　有話跟你講！

（四疙疸與菓子下）

成五爺　團長，方纔那女的，跟我沾點親——

馮寶和　哼！——

成五爺　我想想求求你——

馮寶和　求我，求我，就是你們這批混蛋，把我給害了！

成五爺　……

（衞老太太急上）

衞母　（撲到成五爺跟前去）五爺……平仙呢？我的平仙呢！我的孩子呢，她在那兒呢？

成五爺　日本人把他關起來了！

衞母　關——關——五爺，你能眼看着不管嗎？

成五爺　完了，我是自己也管不過來了！

衞母　你——你——五爺，你是我的恩人哪！在大雪地裏，我到姓史的面前給你求過情！現在你——

成五爺　現在沒有我的份了！

衞母　你救了我！——也救救她吧！

成五爺　誰也活不了了！

衞母　五爺，你救了我，你叫我多活了四十年！這條命是你的，求求你，你給我一刀，殺了我

吧！

成五爺　我——我也是——團長！——

馮寶和　別麻煩了！去把古老大古老二帶來！

成五爺　（向衛母）來吧，平仙一個人關在那個草棚子裏，我們先去看看她，她也許——

衛母　她也許？——

成五爺　別怕，我是說也許——也許你們要見不着了！（下）

（剩下馮寶和，焦燥的在房內走着，一會兒古老大古老二上）

馮寶和　考慮了這半天，有了結果嗎？

古老大　沒有結果！

馮寶和　什麽？

古老大　沒有結果！

馮寶和　爲什麽？

古老大　我們不願意幹！

馮寶和　倒甯願死嗎？

古老大　……

馮寶和　你呢，小弟兄，你還年輕啊！

古老二　……

馮寶和　你今年多大了？

古老二　……

古老大　你問這話有什麼用，他年紀小，可也是古家的種啊！

馮寶和　不，我問問！——二十幾，二十四，還是二十二——小兄弟，你身子這末壯，還可以活五十年哪！

古老二　我——我——

馮寶和　五十年，你就是七十幾歲，孫子都會成人了！你結了婚嗎？

古老二　沒有

馮寶和　瞧，多可惜！人不結婚，就能死嗎？狗到了時候，都要結婚的，你看，你現在要死了，連狗都不如的！

古老二　……

馮寶和　只要你說一聲肯，你就可以活！你可以再回到你的家去，安心種你的田！什麼都是老樣子，一點都不會變，做過的事，過些日子，就會忘了的！

古老二　可是我爸爸的血，我忘不了的！我怎麼能夠忘了他，他死的苦啊——我不能，我不！你跟我的仇人，是一夥的！

古老大　好兄弟，老二，你是好孩子，擡起頭來，我看看你！

古老二　（半天）老大，我們眞的要死嗎？

古老大　怎麼，老二，你怕嗎？

古老二　不，我不——我——

古老大　這幾天的罪，我們也受夠了；你看，你不是瘦了嗎？

古老二　老大——我——我想活啊！

古老大　誰不想活呢！不叫你活，有什麼法子！老二，別怕，爸爸在地下等着我們了！

古老二　二十二歲就要死嗎？我還沒活夠啊，我還沒有——老大，爲什麼——

古老大　什麼，老二，你說什麼？要講什麼，趁着你哥哥還聽的見，就講出來吧！

古老二　老大——

古老大　講吧，講吧！你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別怕，我平常責備你！是因爲愛你呀！

古老二　（痛苦的）啊，老大！……

古老大　怎麼，你是想菓子嗎？我要告訴你嫂子，好好的待她，她總算是你的人哪！你放心吧，我們那點產業，一定會有她一半的！

古老二　老大，我想活啊，我們爲什麼不能答應呢？

古老大　什麼？

古老二　我們爲什麽不能答應呢！姓姜的跟我們有什麽關係呢？

古老大　什麽？你想跟我們的仇人講和嗎？

古老二　……

古老大　你想去給成老五作事嗎？

古老二　……

古老大　（悲痛的）爸爸，爸爸，……你怎麽會生下這種兒子呢！滾開，你是誰？你不是古家的人，古家有你這種逆子嗎？

古老二　哥哥！我——

古老大　（沉默半天，向寶和）也好，只要你能斫掉成老五的頭！

馮寶和　怎末！

古老大　斫掉成老五的頭，我——我可以答應的！

古老二　老大——你答應？

古老大　……

古老二　姜先生，跟沈小姐也是好人哪！

古老大　……

馮寶和　很好，成老五的頭是現成的！

古老大　不，慢一點，讓我再想一想！

馮寶和　也——也可以！只要你們這兒見了血，我把成老五的頭送給你，握握手！

古老大　（不動）……

馮寶和　（縮回手）要傢伙嗎？

古老大　不，現在，還用不着！

馮寶和　怎麼，你反悔了嗎？

古老大　（痛苦的）沒有什麼反悔不反悔，你想用成老五的頭收買我嗎？你！

馮寶和　算了，算了！命換命，這是再公道沒有了！你什麼時候動手？

古老大　我不知道！

馮寶和　什麼？

古老大　我要想一想！

馮寶和　想一想？也好，我等你的信，在成老五跟你自己的兩顆頭裏選一顆吧！走，送你回去！

古老大　我早就選定了！

（古老大及古老二馮寶和下）

（櫻內，八大人鬼祟的上）

櫻內　（問八大人）還在那兒嗎？

八大人　她跑不了的！草棚子前面有步哨，草棚子我也反鎖了！

櫻內　鑰匙呢？

八大人　在這兒。

櫻內　她倒長的很漂亮！

八大人　她是我們這兒出了名的美人兒！多少人想她，都沒有到手，這賤貨，倒嫁了那反動份子衞恩華。

櫻內　走，帶我去！

八大人　現在？——

櫻內　自然是現在，現在——正是好時候！

八大人　恐怕不方便啊！門前有步哨啊！

櫻內　怕什麽，依了少佐，早把她幹掉了，我還是她的救命恩人呢！走！

八大人　走就走！你都不怕，我怕什麽！姓衞的沒要她之前，我就想她了，我想了她五六年了！

櫻內　別講鬼話，快點！

（纔預備下，成五爺，衞老太太上）

成五爺　八大人，你到那兒去！

八大人　我……我——

櫻內　別管閑事！

八大人　我陪着櫻內老爺看看風景！（急與櫻內下）

成五爺　八大人，八大人——奇怪！

衞母　（疑慮的）他們幹什麼呀！

成五爺　鬼曉得！

衞母　我心裏發慌！他們一定有鬼的！成五爺，你說，會出什麼事嗎？

成五爺　什麼事呀！

衞母　日本鬼子是頂不講理性的啊！五爺，你去看看，他們……

成五爺　你是說平仙——

衞母　（恐怖的）……

成五爺　那不會的！她的門前有步哨！

衞母　我怕——這難道是命嗎？

成五爺　這只能怪你的兒子！

衞母　怪他嗎？不，五爺，你怎麼能怪他！他是我的眼淚，我的痛苦，我的仇恨，用種種不幸堆集成的！五爺，你知道，還在娘胎裏，日本鬼子就已經狠狠的羞辱過他了！

成五爺　他不該參加自衞隊！

衞母　爲什麼不，爲什麼不呢？他應該，那正是我希望的！四十年前，在××，日本鬼子羞辱了我，四十年後，我躱在這僻靜的農村裏來了，難道日本鬼本又要——我怕平仙也會——我怕。因爲她是我的媳婦啊！

成五爺　別怕——我們走吧！

衞母　走，走到那兒去，我不願意再走了！

成五爺　留在這兒，也沒用啊！

衞母　我還要看看平仙，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還要去看看她！留下她一個人，她會害怕的！

成五爺　平仙不是說——

衛母　她說什麽，她撒謊呵！她騙我呀！她說：「媽，你還要來嗎？」、「你不要來了！」她是怕我看着她難過，我知道，我知道她的意思，她還希望看到我，她需要我——

成五爺　我得走了！

衛母　去吧，去吧！

成五爺　別難過，我去想法子！

衛母　去吧，去吧！不用管我！

（成五爺下，衛母一個人陷入深思中）

衛母　（自言自語的）那孩子講的對，在這種時候，個人的恩怨又算的了什麽呢！

（平仙上。走路很吃力，面部無表情）

衛母　（吃驚的）什麽？孩子，是你！

平仙　（打了個冷戰，彷彿大夢初醒似的）媽，你也在這兒！

衞母　我也——（恐怖的）孩子，你怎麼了？

平仙　（故作笑容）沒有什麽，媽！

衞母　孩子，你怎麽會出來了，你看——

平仙　我不曉得我怎麽會出來了！想不到會碰見了媽！

衞母　孩子，你——

平仙　媽，東屋我那箱子裏，還有幾件衣服——

衞母　孩子，你說什麽？——

平仙　有幾件衣服，一件鐵機緞的旗袍，一件綢小褂，還是我結婚的時候做的！我留着沒用，你拿出來，送給我妹妹穿吧，她快作新娘子了！

衞母　孩子，你——

平仙　媽，思華要回來嗎？

衞母　他要回來的，他要回來的！

平仙　他回來的時候，跟他說——

衛母　什麽——

平仙　沒什麽！

衛母　孩子，你——你不能啊！

平仙　（仍舊微笑着，但卻淚如雨下了）媽！

衛母　孩子，你不能啊！

平仙　（站起來，走出去）

衛母　孩子，你到那兒去！平仙！平仙！

（幕下）

——第三幕完——

第四幕

小學校門前。

舞臺左方，是小學校的門，但現在是只剩了一個門框了，橫眉上「國民兩級小學校」的校牌還存在着。兩邊的牆，已經被拆毀了。剩了半截，還殘存着斷瓦殘碑。靠右方，有幾棵樹，也是枯枝斷梗，倍極淒涼。

大腦袋，禿子，大舌頭，衆農民，有的拆牆，有的抬磚，有的背桌椅板櫈之類的東西。他們都在頽垣斷瓦裏工作着，但工作的熱情卻一點也沒有，人人都在哭喪着臉。人人的臉上都洋溢着一種絕望的憤怒。

馮寶和與四疙疸坐在茶館的長櫈上，四疙疸像是心事很重，馮寶和卻在焦操

的罵着人。

（一老農民領頭唱秧歌，農民們隨之）

「嘿呀，嘿呀，

我們的祖宗蓋好了房啊，

風吹雨打都沒妨呀！

嘿呀，嘿呀！

而今流傳了多少代呀，

不肖的子孫把房拆喲！

嘿呀，嘿呀！」

（衆農民停止了工作，禿子和大舌頭用手背擦着額角的汗。）

寶和 （指着大舌頭）嘿，你幹嗎停下來，要找死嗎？

大舌頭 （嘟囔着）也得擦擦汗哪，汗把眼要迷瞎了！

寶和　偷懶嗎？混蛋東西。快點，快點！

禿子　快不了，老爺拆比蓋還要難呢！

寶和　什麼，你——

禿子　蓋的時候，心裏高興，就快，拆的時候，心裏難過，就慢了！

寶和　還敢胡講！

禿子　誰都有家的，老爺，祖宗蓋好了房子，硬逼着子孫來拆，沒一個人願意的！

寶和　說什麼，你？——

禿子　就是這個，我們不願意幹！

寶和　（向禿子背上一鞭）打死你，狗東西！快點，再囉嗦，一道槍斃！

（農民們默默的但卻憤怒的繼續拆牆）

（老農民怨愴的歌聲又起）

「嘿喲，嘿呀！

咱們的祖宗蓋好了房啊，
風吹雨打都無妨啊！
嘿喲，嘿呀！
而今流傳了多少代呀，
不肖的子孫把牆拆喲！
嘿喲，嘿呀！……」

寶和　（厲聲的）唱什麼，——不準唱！
（衆農民默然）

四疙疸　（慢慢的擡起頭來）團長，這是本地方的規矩。

寶和　規矩，誰給你們定下的規矩？

四疙疸　我們的祖宗。

寶和　你們的祖宗，你們的祖宗早死了八百年，管不着現在的事了！

四疙疸　我們的祖宗在蓋房子的時候，也打夯也唱……

寶和　（打斷他）老四，怎麼——你想反對我嗎？

四疙疸　（悻悻的）團長，我怎麼敢反對你呢！

寶和　這兩天，我看你的樣子不對呀！當心吧，皇軍翻了臉，你我都沒好處的！

四疙疸　我——

寶和　（制住他）等等！你們，聚在一起幹什麼，散開！

（在寶和和四疙疸談話的時候，農民們慢慢的圍聚在牆角，咕噥着什麼事情。經寶和一吆喝，又散開了）

（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農婦甲——顯出來）

寶和　嚇，女人，幹什麼！

農婦甲　……

寶和　你來幹什麼？你！

農婦甲 ……
馮寶和 搗亂嗎？說！
老農民 她的孩子死了！
寶和 什麼？
老農民 你們把她的孩子藥死了，你們還要幹什麼呢？
寶和 滾開！叫你滾開，聽見沒有？
農婦甲 不，我不！
寶和 不滾開，你就給我死——（拔手槍）
（衆農民怒目向前）
寶和 （在衆目所視下又軟下來，把手槍在手裏顛了兩顛）望什麼，這是槍！
農婦甲 殺死我吧，殺死我吧！為什麼不呢，為什麼不呢！修好哇，你修好哇！
寶和 老子不高興！

農婦甲　你高興幹什麼呢？藥死我的孩子嗎？我的孩子已經死了，他被你們害了！（突然瘋狂的）還我的孩子，還我的孩子！

寶和　去，去，我管不着！

農婦甲　小順子，回來呀！你在那兒哇，回來媽媽瞧瞧你，你小命死的苦哇！

寶和　再胡說八道，我就不客氣咧！

農婦甲　別吃糖，小順子，你不能吃那個糖。那糖裏有毒，日本鬼子下了毒的，他們要毒死你呀，他們——

寶和　住口！他媽的，你逼着老子動手嗎？

農婦甲　動手吧，爲什麼不呢——謝謝你——謝謝你！

寶和　你走不走！

農婦甲　不！

馮寶和　好，老子送你回去。（但纔舉起手來，卻被四疙疸攔住了！）

四疙疸　團長！

馮寶和　幹什麼？

四疙疸　你不能！

馮寶和　爲什麼不能？

四疙疸　她也是人！

馮寶和　哈，你！（兩人怒視有傾）好，那末，你叫她走，別在這兒礙手。

四疙疸　大腦袋，你送五嫂回去！

大腦袋　沒有什麼用呢！

四疙疸　你先送他回去！

大腦袋　小孩子吃了鬼子的糖，已經毒死好幾個了！

四疙疸　我知道。

大腦袋　又要拆我們的房子！

四疙疸　我們！——回頭再商量！

大腦袋　五嫂，走吧！

農婦甲　我走——小順子呢？

大腦袋　他，——他——

農婦甲　他死了，我的孩子死了！

大腦袋　不，不，五嫂，他回家了！

農婦甲　你騙我，大腦袋，你騙我……

大腦袋　走吧，走吧！（拖農婦甲下）

（老農民無限怨愴的唱）

「嘿呀，嘿呀！

而今的鬼子太猖狂啊！

毒死我們的孩子，殺了我們的娘啊！

嘿呀，嘿呀！」

——燈暗——

（是日黃昏的時候，）

（有四五個農民，圍在小學校的牆邊。牆上貼着一個告示。老農民顫聲的讀）

「諸位鄉親父老；　大家都要知道；

東洋鬼子可惡；　殘害我們同胞；

拆屋築路還不算數；　殺人放火實在難熬；

只有跟政府站在一道；　起來自衛打走東洋強盜！

史進」

老農民　是那個史進史主任的告示呢！

大腦袋　他回來了嗎？

老農民　要回來也就好了！你看這告示，說的可眞有點道理。

禿子　前幾天聽說菓子，跟他一道走了——

老農民　再別提這個騷貨了，提起來眞叫人氣炸了肺，看她那鬼樣子，就是生就了的賤種！

大腦袋　（觀察了半天）你看這告示下面，還有史主任的官印呢！

老農民　那自然呢，不用印，算什麼呢！

禿子　管他印不印呢！既然史主任有告示貼出來，可見離我們這地方也不遠了，我們不如趁這時候，想個法子幹他嗎——

（馮寶和跟菓子上）

馮寶和　幹什麼？你們，聚在這兒想造反嗎？滾開！

（衆人悄然的下）

馮寶和　（看告示，大怒，用力撕下來）喝，見他媽的鬼！

菓子　你這人，什麼這末愛生氣呢？瞧你，臉氣的通紅，都快賽過老公雞的頭了！

馮寶和　（把告示拿給她）你看！

菓子　我看——這是什麽？

馮寶和　沒長眼睛！

菓子　白紙上寫黑字，他認的我，我可不認的他，長眼睛濟什麽事呢！

馮寶和　不知道頂好！

菓子　倒底說什麽呀！

馮寶和　全是胡說八道，你不要管了！

菓子　啊，馮團長，你怎麽這末嘴硬。人家一天到晚的陪小心，也看不見你一幅好臉子，張飛吧，也要笑一笑啊！

馮寶和　我不是張飛！

菓子　你要是張飛倒好了！

馮寶和　怎麽？

菓子　人家張飛也會娶老婆，養孩子，枕頭邊上，有時候也講句笑話，你呢，你什麽也不讍，白糟踏這兩撇小鬍子了！

馮寶和　別胡鬧！

菓子　（學他的口氣）別胡鬧——鬧鬧又有什麽關係呢？

馮寶和　我不愛這一套！

菓子　眞的還是假的？還是嘴裏不，心裏想，怕白虎星當道，犯忌呀！

馮寶和　你又——怎麽老纏着我——少佐看見，像什麽話呢？

菓子　看見又怎麽樣？我又沒包給他，沒嫁給他，沒打過合同，沒簽過字，——

馮寶和　得啦，得啦，眞是碰鬼！

菓子　碰着鬼啦，你還想活嘛！看你怎麽逃出我的手！我跟你一輩子對頭寃家！

馮寶和　我要走啦！

菓子　那兒去？

馮寶和　我有事！

菓子　大事，小事，還是屁事！

馮寶和　告訴你，菓子，姓馮的不是這種人，你少胡思亂想。（下）

菓子　（有傾，冷笑的）哼，你不是這種人，誰又是這種人，眞是碰見鬼了！

人聲　菓子！

菓子　是那一位！

人聲　我！

菓子　思華，你！

思華　（跑上）不要緊吧！

菓子　有菓子在這兒，天坍下來，都補的上的！

思華　史主任派我來的！

菓子　你來的正好！

思華　事情怎麼樣？

菓子　趕快到四疙疸家裏去！

思華　四疙疸！

菓子　快點，快點！

思華　他從前不是——

菓子　他從前是。現在——情形大不相同了！

思華　那麼，你呢？

菓子　我？——我還是不要去的好！

思華　怎麼？

菓子　我去了，反而要壞事的！

思華　你——什麼意思！

菓子　思華，菓子永遠是菓子，菓子老想挺起脊樑骨來做個人，可是——

思華　現在還有什麼關係呢！

菓子　現在——更壞了！

思華　怎麽？

菓子　思華，你就要明白的！菓子活着，是個活妖精，死了，也要是個死妖精，這層皮是沒法剝下來的！

思華　（正言厲色的）菓子，你怎麽忽的悲觀起來了？

菓子　我嗎？我纔不呢！去吧，去吧！他們一定相信你的。史主任派你來，正合我的意思！

思華　菓子！

菓子　別這末大驚小怪的！，的咳，全是些吃奶的孩子！

思華　那末，我去了！

菓子　去吧，去吧，到時候，我一定會幫你一手的！

思華　（預備下）

菓子　（突然的）思華！

思華　怎麽！

菓子　（顫慄的）你回過家嗎？

思華　我？——沒有！

菓子　哦——還沒有回過家——

思華　（大驚）菓子，怎麽，——不是——

菓子　沒什麽？辦事要緊，快點去吧！

思華　菓子，要是我家裏出了事，你要告訴我！

菓子　（強顏歡笑的）你不是孩子，會有什麽事呢？她們都——哦，思華，我難受的很！

思華　菓子！

菓子　走吧，太爺，這不是談家常的時候！

思華　你爲什麽？

菓子　爲我自己，爲什麽！——你再不去，要來不及了！

思華　（滿腹狐疑的下）

菓子　（無言的揩拭眼淚）

（平沼和櫻內上，兩日兵隨上）

平沼　這眞是造反了！

櫻內　你看，這兒還有一張，叫做「告全村民衆書！」

平沼　（匆匆的看了一遍）史進，又是史進！

櫻內　我們要追究的是，這東西究竟那兒來的呢！

平沼　問馮寶和他是幹什麽的！

菓子　欺負人的！

平沼　誰？啊，菓子，你——怎麽，眼睛紅紅的，哭過了嗎？

菓子　哭死了，反正也沒人疼！

平沼　什麽，菓子，你受了委曲嗎？

菓子　（揩眼淚）

平沼　誰敢給你委曲受，你說！

菓子　還會有誰？

平沼　怎麽？

菓子　除了馮寶和，還會有誰？他正經事不幹，專門跟在我的屁股後頭轉！你看他繃着個嘴，迷縫着眼睛，兩撇小鬍子那麽一撅，壞主意多着呢！

平沼　什麽，他竟敢——

菓子　他怕誰呀？他誰也不怕，我說，你怎麽這末不識好歹，要讓平沼少佐看見——他馬上就翻着眼珠說——那老混蛋看見怎麽樣？我是這兒的主人，他是我請來幫忙的，弄的不好，他就得給我滾蛋！他這個人哪，開口就罵，伸手就打，兇着呢！

平沼　傳馮寶和！

櫻內　少佐！

平沼　傳馮寶和！

櫻內　是（和日兵甲下）

平沼　眞是豈有此理！

菓子　少佐，你可眞要振作一下，要不然，他要騎在你的頭頦上拉屎了！

平沼　哼！

菓子　少佐，和這種小人，也犯不上生這末大氣，辦馮寶和事小，氣壞了身子事情可大了！

平沼　你不用管！

菓子　少佐，這馮寶和可眞是個混蛋！我要是有把刀子，我恨不得立刻就宰了他！

平沼　要宰他，也容易的！

菓子　（故作驚惶的）也容易，少佐，那又何必呢！小小的給他一點教訓也就够了！

平沼　其實這個馮寶和，平常辦事倒還能幹的！

菓子　可是呀！少佐，您把他交給我辦好不好？

平沼　交給你辦？

菓子　還不能明交，明着交他就要跟我結仇了！

平沼　這什麽意思？

菓子　回頭他來了，您找個錯，要辦他，做出非常生氣的樣子。我呢，我就在旁邊給他求情！你因爲我替他求情，更氣了，就把他交給我，叫我辦他，比方說，要我打他幾十軍棍啦，要我打他的嘴吧啦，方法隨便你，我來執行，起先，我做出不願意的樣子，輕輕的打，您就做出不高與的樣子，叫我重重的打，我就狠狠的教訓他一頓。這樣，他旣不會跟我結仇，您又看一場好戲，我呢，我也可以出他媽一口怨氣，您說好嗎？

平沼　哈哈！

菓子　您答應了！

平沼　再看吧！

菓子　他平常日子，也把我欺負的够了！

平沼　……

（日兵甲壓馮寶和上）

馮寶和　少佐！

平沼　……

馮寶和　有什麼事嗎？

平沼　你自己還不明白嗎？

馮寶和　少佐！

平沼　那些以史進的名銜出的佈告，發的傳單是那兒來的？

馮寶和　我正在村子裏淸查——

平沼　哼，正在淸查，佈告貼出來了，宣傳品發出來了，淸查有什麼用呢？請問！

馮寶和　這事情實在有點奇怪！

平沼　有什麽奇怪，村子裏窩藏着奸細，這還用說嗎？

馮寶和　我也這末想——

平沼　你還會想嗎？我以爲你的腦子早就死了八百年了！

馮寶和　少佐！

平沼　怎麽，不服氣嗎？要沒有人跟奸細勾結，這村子裏能藏的下人嗎？

馮寶和　你也未免——

平沼　未免什麽？未免什麽？做錯了事，還敢強嘴嗎？——來人哪！

日兵　是！

平沼　把馮寶和給我綁起來！

日兵　是（綁馮寶和）

菓子　（故作驚惶的）這——這是從那兒說起呢！少佐！

平沼　怎麽？

菓子　少佐，馮團長百戰功高，就是有一個小過錯——

平沼　（忍住笑）你是要給他求情嗎？

菓子　菓子那裏配給馮團長求情，少佐要是肯賞臉的話——

平沼　胡說！你是他什麽人，這末關心他，難道是跟他有什麽關係嗎？

菓子　少佐，你太過慮了！

平沼　（自言自語的）這裏面一定有鬼！

菓子　少佐，你放心吧！——

平沼　叫我放心——（把手裏的馬鞭子擲在地下）來，這是馬鞭子，你打他四十馬鞭！

菓子　少佐！

平沼　是不肯嗎？

菓子　家有家法，王有王法，菓子竟打起馮團長來，這不是笑話嗎？

平沼　哼，怪不得呢！

菓子　少佐——

平沼　快點！

菓子　（爲難的望馮寶和，馮寶和偸偸的做式，叫菓子服從平沼，菓子慢慢的拾起了馬鞭）

平沼　還不動手！

菓子　馮團長，這也是事情擠的，你可怪不得我了！

平沼　跪下！

日兵　跪下！

馮寶和　（勉強的跪在地下）

菓子　我一輩子沒跟人家動過手，今天爲了你，叫我破了戒，眞是越想越氣——（輕輕的打一下）（壓低了聲音）啊呀，疼嗎？

馮寶和　（蹙眉，搖搖頭）

菓子　你惹少佐生氣，叫我也跟着丟臉，我——（又輕輕的打了一下）（壓低了聲音）打的是你的肉，疼的是我的心，叫我怎麽捨得下手呢！

馮寶和　（壓低聲音）快點吧！有話回頭再講！

菓子　哦，我明白了，大概是你前生欠下的債，到今生來還了！（又輕輕的一下）

馮寶和　（低聲）別胡扯了！

菓子　那就怪不得我了！（又輕輕的一下）

平沼　（冷冷地）你在給馮寶和搔癢是不是！

菓子　怎麽？

平沼　那爲什麽這末輕，打着好玩嗎？

馮寶和　（低聲）重一點，重一點！

菓子　（低聲）我以爲够重了呢，還嫌輕，東洋鬼子眞是——（狠狠的一下）

馮寶和　哎呀！

葉子　（急忙的）怎麼樣？

馮寶和　（搖搖頭）沒什麼！

葉子　（一連狠狠的十幾下，打的馮寶和亂叫）

（櫻內急上）

櫻內　少佐！

平沼　怎麼樣？

櫻內　事情不對！

平沼　……

櫻內　告示又貼出來了！

平沼　什麼？

櫻內　又是史進！

平沼　又是史進！

櫻內　這東西一定就在這兒左近——

平沼　想個法子！

櫻內　那古老大——

平沼　走！——馮寶和，你要仔細想想，皇軍待你不錯呀！（與櫻內日兵等下）

菓子　（急忙鬆了馮寶和的綁，假意撫摸着傷處）怎麼樣，疼嗎？

馮寶和　（掙扎着站起來）不算什麼！

菓子　看你的臉，都發青了！

馮寶和　哼！

菓子　他怎麼能對你這樣呢！你這個差使，可眞是猪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這碗飯，我勸你不要吃了吧！

馮寶和　倒便宜了平沼這混蛋嗎？

菓子　怎麼？

馮寶和　腦袋掉了，也不過碗大的疤！——

菓子　你想幹嗎？

馮寶和　我要——

菓子　什麽？

馮寶和　你不要管了！

菓子　……

——燈暗——

（即日晚）

（月明星稀）

（菓子和四疙疸從小學校門口出來）

菓子　你說，都準備好咧嗎？

四疙疸　好是好啦，可是，菓子，我耽心的很！

菓子　怎麼？

四疙疸　思華發了瘋啦，我來找你，就爲了這個！

菓子　（大驚的）什麼！一定是你把壞消息告訴他了！

四疙疸　我沒有告訴他，他跑回家去看，自己發覺的！

菓子　怎麼會發覺的？

四疙疸　他搜出了衞老太的遺囑！

菓子　衞老太還有遺囑嗎？

四疙疸　寫些什麼，我也不知道。他看了一下，就發瘋了！

菓子　他在那兒？

四疙疸　他去找成老五了！

菓子　糟了，這怎麼好！

四疙疸　你有什麼法子嗎?

菓子　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平沼正審古老大說些什麼，我也不曉得，看起來，事情要糟了!

四疙疸　糟到也不會糟到那兒去!史主任已經來了!

菓子　來了嗎?

四疙疸　來了一會兒了!

菓子　走，帶我去!

（兩人纔預備下，菓子突然吃驚的）

菓子　那是誰?

四疙疸　好像馮寶和!

菓子　馮寶和!

四疙疸　奇怪，他躱躱藏藏的幹什麼!

菓子　哦，我明白了！

四疙疸　什麽？

菓子　這裏面有笑話的！我們別惹他，從這邊走吧！

四疙疸　有什麽笑話呢！

菓子　走吧，我們走着講。

（兩人下，馮寶和鬼鬼祟祟的上，逕趨小學校，但纔上臺階，又吃驚的退回來，藏在土牆後面）

（平沼從門裏出來，稍後日兵帶古老大古老二上）

平沼　（向日兵）去，站在路口，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準走過來！

兵　是（下）

平沼　這兒很好，夜裏人不知，鬼不覺，你們的工作一定會順利的，（掏出了兩把刀子）這傢伙，給你們！

古老大 ……

平沼 拿着！

（古老大和古老二接了刀子）

平沼 他們就要出來了，你們可以躱起來。冷不防一下——懂不懂？

古老大 ……

平沼 別怕！姓姜的已經受了傷，姓沈的是個女的！

古老大 你——你不要講了！

平沼 怎麽！

古老大 我全知道！

平沼 知道就好，我就在牆後面等你們，你們眼要準，手要穩，心要狠，——那麽，戚老五的頭，就是你們的了！

古老大 ……

平沼　要知道，皇軍待你們，算是恩高義重了！你們是兩條命，姜克和沈披云也是兩條命，兩條命換兩條命，還加一個成老五，你們也很合算了。並且打聽出來史進這些人的眞實下落，於大家都有好處，剿滅了他們，你們就可以安全了！

古老二　够了，够了！

平沼　小心一點幹，我是講究實際的。我平常的習慣是，對那些不服從命令的人，就要槍斃的！（下）

（臺上靜默）

古老二　（異常恐怖）老大，老大——

古老大　不要響！

古老二　這種事，是我們幹的嗎？

古老大　這是爲了你呀！你年輕，你要活，有什麽法子！

平沼　（從缺了口的牆上露出頭來）躱開來了！我在這兒，你看——（把手槍放在缺

口處）牠也在這兒，不是他們，就是你們，人講交情，槍是不講交情的呵！（閃在牆後。）

（古老大和古老二隱避起來）

（稍停，平沼送姜克和沈披云上。姜克沈披云形容憔悴，姜克腿部受傷。走路很不方便。披云扶着他！平沼立在階前）

平沼　那末，再見了！我不遠送了！皇軍並不願意和你們爲難，皇軍是優待俘虜的！我不懂不傷害你們，還要放掉你們，怎麼，你們連一句感謝的話也沒有嗎？——一句沒有？好，再見，再見。祝你們一路平安。（隱下）

披云　（小心的攙扶着姜克）老姜，你走的動嗎？

姜克　（苦笑）披云，這是一樣的！

披云　我們走吧，你的腿怎麼樣，很疼嗎？我纏着你，勉強再捱兩步，到了前面，我可以去找個種田人背你——

姜克　披云，這是一樣的！

披云　雖說一樣，倒底好一點！對啦，等一下，讓我把你的傷再裹一裹！

姜克　拿什麽裹，又要撕你的襯衣嗎？

披云　我的襯衣髒是髒點，但有什麽法子呢！比這再乾淨的布，我們沒有哇！這上面，總還沒有膿，沒有血啊！

姜克　也快有了！

披云　什麽——

姜克　披云，你眞想活着回去嗎？

披云　老姜，怎麽？

姜克　（半天，彷彿不忍說出似的）沒什麽！

披云　老姜，走吧！

姜克　不，我們就等在這兒好咧！

披云　還等什麼呢？

姜克　等——等時候哇！

披云　老姜，你什麼意思？

姜克　沒——沒什麼？披云，你會唱國歌嗎？

披云　怎麼？當然！

姜克　唱一遍我聽聽！

披云　爲——爲什麼？！

姜克　因爲不曉得什麼時候，敵人的子彈從背後打過來，我們就要死啊！

披云　（慘然）老姜，你也知道了！

姜克　你以爲我是傻子嗎？披云，我感謝你的友情，我感謝你！

披云　那麼，這傷也不要裹了！

姜克　隨他去吧！

披云　不，來吧，還是褒起來好，也許是我們的疑心呢！要不，他們幹嗎麼這末多事呢！

姜克　騙人哪，披云，這是一種欺騙！騙得我們死心塌地的去死，臨死也不敢站起來反抗。他們眞能放我們走嗎？他們不會的，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們就要——

古老大　姜先生，你猜對了！

披云　（一驚）誰？

古老二　我，古老二！

姜克　什麼？你們——我們是一道的嗎？

古老大　……

姜克　連你們也要——你們也要死嗎？哦，老大哥，別怕，生有時，死有地，今天敵人殺了我們，明天我們也要殺死敵人的！

古老大　要是你們死了，你們不要後悔——

姜克　後悔！一點也不！爲什麼要後悔呢？老大哥，要是你爲了替你那慘死的老太爺報仇，

死在成老五的手裏，你會後悔嗎？

古老大　我不要聽什麼成老五……

姜克　不要——老大哥，你到底明白了！你想，東洋鬼子殺死了我們多少爸爸，這，比起你那點私仇來，又算得了什麼呢！

古老大　我要——

姜克　什麼？

古老大　殺死你！

披云　（驚喊）啊——

古老二　（痛苦的）老大老大——

古老大　（刀子舉起來，卻沒勇氣落下）老二，老二，我這完全，完全是爲了你呀！

姜克　（一時被這意外驚住了）怎麼？——原來這樣嗎？也好，老大哥，要是這樣，你們就可以活，姓姜的在這兒，老大哥，你把刀子順過來吧，死在自家弟兄手裏，總比死在

鬼子手裏強老大哥，我準備好了，披云，你呢？

披云 我也——準備好了！

姜克 來吧，老大哥！我不會動一動的！可是——你要知道，我們眞正的仇人是誰？

古老大 ……

姜克 動手吧，老大哥！你要活下來，活下來爲我們，不，爲了千萬個慘死的同胞報仇。告訴史進，我原諒了他。在生前，我跟他有點誤會，那是因爲我太性急，他是對的！

古老大 姜先生，你——

姜克 怎麼，我很高興！我死的痛快！

古老大 姜先生，我不能，姓古的不是人了！是他們逼的呀！

姜克 我明白，我也原諒你！

古老大 我死了，不要緊，可是老二——他還年輕啊！

姜克 我都明白，你放心吧！

古老大　況且他們又答應殺死成老五——

姜克　什麼？還有條件嗎？

古老大　……

姜克　什麼條件？！說是不是要你們作漢奸，是不是？要是這樣，姓古的，你放心吧，姓姜的總對的住你，別以為我受了傷，我一樣還能夠——（因用力過猛，創痛露出痛狀）

披云　老姜，你怎麼樣？

姜克　沒什麼，這算得了什麼呢！打漢奸，我還有力氣的！

古老大　姜先生，你也放心吧！姓古的不幹了！要死咱們大家一道死，要活，我們大家一道活！——（向牆內）喂，你的槍為什麼不動，姓古的不幹了！

平沼　（露出半面）什麼？什麼混蛋東西，又變了掛嗎？那成老五的頭——

古老大　我不要成老五的頭——

平沼　什麼？

古老大　我不要成老五的頭，我要你們東洋鬼子！只有你們，纔是我們眞正的仇人！

平沼　很好，很好，來呀！

（三四日兵搶出）

平沼　推出去——

櫻內　（也露出頭來）少佐，你別性急——

平沼　推出去，幹掉！

日兵　是，是！

姜克　披云，再見，老大哥，再見！

披云　再見，老姜，老姜要我攙你嗎？

姜克　不要（大踏步走下）

古老二　（走了幾步，又恐怖的退回來）大哥，大哥！……

披云　別怕！老弟——我們的血是流不盡的！（用一種鼓勵的姿態走出）

（四人下場後，有國歌的聲音）

（歌聲沉痛而雄渾，漸遠漸低）

（櫻內，平沼，都走出來，沈默的站着）

櫻內　可是，少佐，我們到底還是不知道支那軍隊藏在那兒啊？

平沼　……

櫻內　這不是太危險嗎？

平沼　……

櫻內　要是一個冷不防，他們打過來，又怎麼辦呢？

平沼　我知道，不要響了！

櫻內　那我們回去吧！

平沼　等一等！

櫻內　等什麼呢！

平沼　等槍響！我要聽見這些混蛋死了，心裏纔痛快！

（有槍聲數響）

櫻內　（倒地）少佐——我中了槍，——我完了！

平沼　（也中了槍）什麽，有人暗殺——誰？

馮寶和　（閃出來）馮寶和！

平沼　好，你——

馮寶和　我宰了你！

平沼　（用手去摸腰間的槍！）

馮寶和　（又連擊兩槍）今天，叫你認識認識我！

平沼　（痛苦的倒地）

（槍聲渾亂）

（日兵急上）

日兵　報告少佐，什麽——
馮寶和　他中了流彈！
日兵　哦——那——
馮寶和　今天以後，我就是這兒的主人，大家要聽我的命令！
日兵　可是老百姓造反了！
馮寶和　什麽？——
日兵　我們被包圍了！
馮寶和　馬上集合！
（從黑暗裏，衆農民由四疙疸率領，搶出）
四疙疸　不要動！
馮寶和　怎麽？老四！
四疙疸　團長，你騙了我，就請你委曲一下吧！

馮寶和　什麼——你原來——

四疙疸　早就不跟你一條心了！

（衆兵士，農民，擁史進，姜克，沈披云，菓子，葛瑞等上）

史進　還好，我來的還不算遲。

菓子　怎麼，馮團長，怎麼變成這鬼像了！

馮寶和　菓子，我們完了！

菓子　團長，別灰心哪，纔挨了一頓馬鞭子，這再吃顆定心丸，不是很好嗎？

馮寶和　別開心了！

菓子　（厲聲的）槍斃漢奸，我還能不開心嗎？

史進　（向農民）誰去抓漢奸成老五，八大人？

衆農民　我去！

我去！！

（數人下場）

史進　老姜，看見沒有，這纔是我們殲滅漢奸的時候！

姜克　老史！

史進　老姜！你原諒我嗎？

（兩人握手）

菓子　可是，思華呢？

史進　思華嗎？他會復元的，他的妻子和母親的慘死，是我們大勝利之前的一點小挫折呀！

（幕落）

——全劇完——

自衛隊（四幕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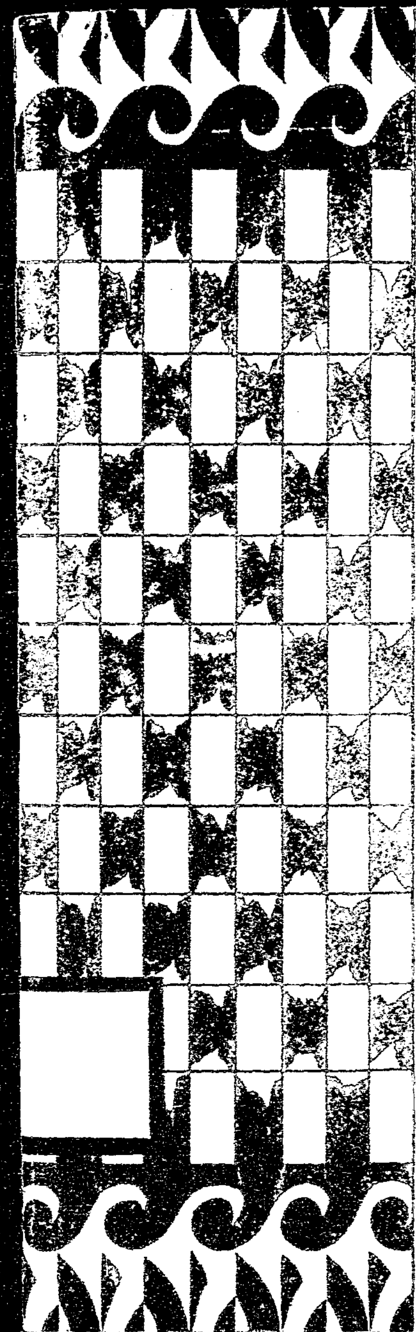
著作人　宋之的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昆明・宜昌・成都
桂林・柳州・梧州・西安
金華・溫州・上海・香港

平裝實價七角
精裝實價一元
（外埠另加郵寄費　成）

每月文庫第一輯共十冊預約全輯平裝國幣五元另加郵運費成

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初版（A）
發行額：三〇〇〇本

No.267(B210)



每月文庫：一輯之二

鄭伯奇主編